

著 本 斯 特 杜 洛 霍 爾 著
譯 之 計



市都的惡罪——海上

著茲斯特拉洛霍爾拿

譯之 什

上海

社 版 出 書 讀

目

錄

前言

第一章

圈中之村

第二章

怪叔叔

第三章

在上海

第四章

『黨魁』的祕密

第五章

舞女克特

第六章

浪淘沙

第七章

戈林教授的發明

第八章

汽油的分化

第九章

克特沉思

第十章

新中國的面貌

第十一章

訪問鴉片大王

第十二章

他們怎樣認識的

第十三章

『黨魁』不滿意

- 第十四章 上海黑色的星期五
第十五章 戀愛的早晨
第十六章 微生蟲的蠢動
第十七章 最後的準備
第十八章 血腥的星期六
第十九章 在死亡的王國
第二十章 綁票
第二十一章 克特訪阿爾加其也夫
第二十二章 承認
第二十三章 克特的懺悔
第二十四章 舞女克特死了
第二十五章 叔叔救出了
第二十六章 在匪巢
第二十七章 同歸於盡
第二十八章 一筆大捐款

前言

七八月間的上海俄文日報上連載了一篇中篇小說：上海——罪惡的都市。故事是以「八一三」上海戰事為背景，中間穿插着中國教授、蘇聯工程師、白俄舞女、白俄秘密團體等。

原題是：惡心人的都市，或壞良心的城。改作：上海——罪惡的都市，似乎適當些。

原作者是И·韋爾霍格拉特斯基 (N. Verhogradsky)。作者無疑是在上海的俄人。現在他是否在上海，他是蘇聯人還是無國籍的俄人，則不得而知。關於這些問題，雖曾去詢問過俄文日報的負責人，但他們拒絕答覆。他們說，可以答覆的，只是：他是我們的人。

但是由小說內容的意識來說，作者不是「白俄」。

原文二十八章，共約十萬多字。這裏是節譯的。

——譯者識

第一章 圈中之村

二十五年前，在一條細瘦的、在任何地圖上沒有資格佔據一個地位的小河上，有着一個小小的村莊，名叫斯納格爾。這村莊一直過着寂寞昏沉的孤獨生活，宛如誰用大圓規在它的週圍，畫了一個大圓圈，使居民只知道圈裏的生活，不知道圈外的世界。

但是時代變了。這小村莊還沒有醫好突然動員*的創傷，便發生了二月革命，又發生了十月革命。斯納格爾像細小的塵芥，在沸滾的鍋中煎熬。

在這村莊的命運裏，也像在許多其他村莊的命運裏一樣，反映着這偉大的、動盪的十年來的俄羅斯的歷史。

被動員的兵丁，在村中歪斜的路上走過；人們討論地主的雄鷄該不該沒收；史古拉的狼羣剛剛踐踏過去，在斑斑的血痕上又出現了馬赫諾的黨徒；不久彼得路哈將軍又來更替；猶如來做一個總結似的，村間響着野砲的吼聲，紅軍來作一個勝利的慶賀。

經過這些騷動，斯納格爾已經不能辨認了。但是它的生活和習慣還保存着。時間過去着。來到了一個驚人的時代。不知是誰的手，一隻最平常的人手，把這被人遺忘的斯納格爾畫上地圖；同樣的一隻肉手，又給小村畫上一個小圈。兩個圈：一個是革命使這關閉的村莊開

* 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之歐洲大戰。

禁的園，一個是國家設計局使它開發的園。

斯納格爾跳上地圖之後，竟幸運得拆死了。在蘇聯的大地上，不再有斯納格爾。歷根兒就沒有過。代替它的，是誰都知道的「化學工廠N3」。廠旁是「基洛夫」耕種機站，鄉村閱報室。像新時代的信號似的，無線電廣播員的天鵝絨似的柔和代替了咒罵的言語：「莫斯科的兒童宮開幕……紐約……廣州……爪哇……」。

亞力山大·史特列里錯夫，當他還在大學讀書的時候，來參觀化學工廠N3，便決定到這巨大的懷抱裏來工作。他覺得，現在才真正開始了他的生命。

他來這裏工作了。他叫喚這工廠的名稱，猶如穿着鋼胃的騎士叫喚他的美麗夫人的芳名一樣親愛，一樣熱情。化學工廠N3，爲它是值得死的；尤其：爲它是值得生的。

太陽早已下山，工作桌上早已燃亮了燈泡，史特列里錯夫還在那裏深思着化學的公式。有人敲門。

——啊，是安得烈·尼可拉維赤……

尼可拉維赤——化學工廠的廠長，走進房間來……

——又弄公式了？不行這樣的……

他捉住了史特列里錯夫的肩膀，在這粗魯的舉動裏，似乎隱藏着熱情和友愛。



——我要和你鬥爭了，我們雖然不要做完工去喝香檳酒，但是總得……

史特列里錯夫反對道：

——難道還有比在我國工作更快樂的事嗎？

尼可拉維赤不禁笑了。

——是呀，死也要在這裏工作……主要，我們是爲自己，爲公衆的事業而勞動……你看，出現了史塔哈諾夫運動，這只有在我們這裏才會發生。

史特列里錯夫愛看人們談到祖國時的臉。他發現，人們一談到祖國，臉色便變化了，猶如電燈突然發亮透過臉皮……

——但是，你總得……總得休息休息，機器還要休息呢！斯大林說：「人才萬能」，人比機器貴重……

史特列里錯夫知道，這些話對於他却不能適用。

尼可拉維赤用手把史特列里錯夫的肩輕輕一推。

——開步走，開步走。今天要去參加夜會，準時到……下面有你一封信……

史特列里錯夫站起來，笑了。他們走出走廊，停在窗口：電光照耀得通明的集體農場，宛如玩具一樣。

——多美麗啊，不是嗎？

——是啊！你看，哪裏還有斯納格爾？

第二章 怪叔叔

一個貼着中國郵票的信封，字跡不熟識，郵戳是「上海」。

——是誰寫來的呢？

史特列里錯夫猜想一秒鐘，然後拆開信封。他的眼睛奇怪地張大了。

「親愛的侄兒：

在一本實驗化學雜誌上，看見你的名字，知道你在尼可拉維赤的化學工廠裏工作。

也許，尼可拉維赤是知道我的，你大概也沒有忘記。記得嗎，你小時候會叫我作「怪叔叔」。

革命發生後，我便出國，到了上海。我雖然流浪國外，但並沒有停止工作。我有一件發明，在這信裏，不便寫出。這發明有重大的價值，我要獻給祖國。你把我的信給尼可拉維赤看，他會讓你來上海的。這發明價值很大，它是屬於俄羅斯的，我不能賣給別人。

說老實話，我老了，慣於過另一種生活，改造也來不及了，所以我不回國。我的建議，你考慮一下，和尼可拉維赤商量商量。

你的叔叔米海爾·戈林啓。」

史特列里錯夫搔頭髮。

——什麼！神話？笑話？夢話！

早已遺忘的叔叔，從遼遠的上海寄來的奇怪的建議，使史特列里錯夫的記憶，展開個別
的插話。不錯，真有這麼個怪叔叔。他的夾鼻眼鏡，常從鼻子上掉下來。他時常把小史特列
里錯夫駝在背上，問他理論的問題。叔叔常說，史特列里錯夫大了一定是大學問家。現在果
真是建設祖國的一個專家——年輕的化學工程師了。

該到尼可拉維赤那兒去，——青年化學師想了一會之後，決定。

X

X

X

——怎麼；你不出席夜會嗎？

——我有些私事，也許是空話，也許不是。——史特列里錯夫說着，把上海來的那封信
遞過去。

尼可拉維赤讀完之後笑了，笑了之後，深思了，思想一個跟一個地更換着：

戈林教授是一個很正經的學者。發明一定是有價值的。不會是弄的什麼圈套。他不是道
樣的人……

他的考慮，引出史特列里錯夫的聲音：

——你以為，這個建議有根據嗎？

尼可拉維赤摸出烟來：抽着，很正經地回答道：

——建議是很嚴重的，我認爲必須把你無定期地派到上海去，雖然我暫時却失去了我所最寶貴的一個青年同志。

可愛的工廠，尼可拉維赤，史塔哈諾夫工人，基洛夫集體農場……這一切都在史特列里錯夫的心裏沸騰：『把這一切都扔下嗎？』

他顫聲地說：

——不能另派一個人去嗎？

廠長搖搖頭：

——你要明白，你不是爲工廠做工，你是爲我們整個祖國做工，現在祖國要你在上海，比在這裏更需要。你是越過我的信任和戈林信任的兩條戰線的人。發明和報紙上的新聞一樣，不能錯過時機。

——那末你以爲，我什麼時候該去呢？

——最多過三天。你來得及收拾行裝嗎？

——一天也够。

——那末，你今晚一定要出席夜會……到上海，你大概要看到奢華生活，但是像這樣的夜會：這樣真誠的歡樂，在那裏却是找不到的。

史特列里錯夫緊握廠長的手。出廠時，一個史塔哈諾夫工人杜林擋住他：

——今天得一定到俱樂部去參加夜會囉……

離愁又吹拂在史特列里錯夫的心上。集體農場那面傳來響亮的『快樂的人們』的歌聲：

——凡是一生唱歌行路的人，無論何時何地他都不會失足……

第三章 在上海

『北方號』的輪船，緩慢地在狹窄的黃浦江裏爬行，兩岸是上海的工廠，樸素的中國建築，突然又是綠色的草原……

輪船週圍，中國的小船，舢舨，上下的泛芴着，史特列里錯夫覺得有些奇異，想起童年時候看過的安徒生童話的畫冊。

岸上幾十個中國車夫圍住史特列里錯夫，高聲向他兜攬生意。史特列里錯夫不則聲地走着，一手提着他的行囊，一手舉到眼睛上去抵禦上海的炎陽。

——啊，這樣的上海！帝國主義利益交叉的中心。全中國工商業的首都。現世界七大奇觀之一。

他沿岸走着。黃浦灘在他的面前喧嘩着。一列黑色的空着的汽車，順從地在等候着他們的主人。抬頭，看見海關的白廈，匯豐銀行的銅獅。匯中 (Palace) 和華懋 (Cathy) 兩座大廈緊抱了狹窄的南京路，汽車、黃包車、行人在上面衝撞着……

他發覺一個他所看不慣的社會的對照：

在這人羣裏活動着的每個人，都是孤獨的，只知有自己，不顧別人，每個人只有自己的目的，自己的事情，自己的利益。這個事實是當地的居民所不覺察的，因為他們看慣了。而在那裏，在蘇聯，即使不認識的城市也是不生疏的。

上海，這是罪惡的都市，人騙人的都市。

他一面思想着，不知不覺地已走到了公館馬路，他停了下來。

外國人領了行囊在外灘走。外國人停下來思想。這在上海人看來，是一筆買賣。

于是有一個人出現在他的面前。史特列里錯夫雖然說得一口好英國話，但是，無論如何他是初次到上海，他完全失敗了。

最後，他不得求助於汽車行了。他坐在汽車裏，這才歸納他的印象：

——這樣的都市……

汽車戴着這位年輕的化學家，在光亮的柏油路上滑過去，看見五彩的中國字、中國的商店、大公司、大銀行，看見奇怪的豪富，也看見可怕的貧窮。最後，車夫把車子停在公共租界一條幽靜的路上，一座小洋房的門口。

付了車錢，史特列里錯夫在釘着銅牌子「M·M·戈林」的門口站了好幾秒鐘：

——戈林教授的發明，能給予祖國什麼？是什麼發明？

他按了一下電鈴。一個恭敬的僕人領他到一間不大的、舒適的客廳裏。過了幾分鐘，一個花白頭髮的，稍爲有些屈背、但很堅實的老人，出現在門口。在他的多肉的大鼻子上，跳動着夾鼻眼鏡。

——叔叔，眼鏡要掉下來了，——史特列里錯夫突然說出這句小時說慣的話，代替早就想好的話。

於是兩隻老年的、但還有力的手，抱住了他，他覺得親切，熱愛的嘴唇觸在他的頰上。

——好孩子，你長得這麼大了，這麼堅實。

——叔叔，你還沒有變樣子……

史特列里錯夫要把話題轉到發明上去。戈林說：

——不忙，你剛剛到，休息個兩三天，還來得及。

第四章 『黨魁』的祕密

伊萬·彼得洛維赤·阿爾加其也夫，白俄報紙稱他做『著名的社會事業家』。他在許多祕密中，有一個最奧秘的祕密。就連他的最親信的共同工作者，也不知道這祕密。這祕密是一本小手冊，上面寫着『活期存摺』的字樣。

這小手冊出現在阿爾加其也夫的手裏已經很久了，還是當他出現在上海的開初幾天。自

此以後，手冊上的紀載便逐漸地增加起來，有時很慢，有時也很快。最近幾月，賬目不見增加，並且今天阿爾加其也夫還要開張支票，藉以挨到好日子的來到。

他以陰沉悲觀的情緒迎接他的忠心的助手萬西里亦夫。

——有什麼新聞……

——新聞很少。這兒有張名單……

——白俄的事情？

——是白俄的。紅黨的觸角……

——寫到報紙上去消遣消遣還可以，我可沒有用……

阿爾加其也夫摸出烟捲來抽。看萬西里亦夫的眼色，阿爾加其也夫明知他沒有烟捲而渴想抽一口，所以他故意把烟噴在他的臉上，却並不給他一支烟。

阿爾加其也夫不知怎的，想起一個外國大佐不允對他要求的話：

——你們是白俄，不要以為我們很看重你們。你要知道，拿我們的錢，就得有貨真價實的材料……

這次談話以後，阿爾加其也夫便不得不自開支票，暫時敷衍他的消費了。

萬西里亦夫坐在椅子上很無趣地扭動着。覺得上司正在生氣，想借他的錢已經沒有指望。但是他要命地想着吃，想着吸。

阿爾加其也夫說：

——我們的目標，是要使蘇聯在戰爭時失敗。我們的任務是要用種種方法幫助蘇聯的敵人。我們工作的方向，不是早就明白講過了嗎？……

兩人沉默了。萬西里亦夫想到：一頓飯是丟失了；得設法好好地生活，這樣像喪家之犬似的老做一個沒有祖國的人，不是辦法……

打破長時的沉默，還是萬西里亦夫問道：

——小消息，要報告不報告？

——可見，也許你還有大消息呢。——阿爾加其也夫鼻子一哼地說。

萬西里亦夫不知怎麼回答才好。經過一個小小的猶豫，終於決定說道：

聽說這裏波格姆人的團體裏，組織了一個祕密會社……

——別說這樣的空話罷！我聽够了！還有什麼別的呢？

——還有一個閒話。

——是從飯館子聽來的閒話嗎？快說！

——不是……是戈林教授有一個侄子從蘇聯來……

——跑到戈林教授這裏來？

——是一個真正的蘇聯人……

——唔，唔……

阿爾加其也夫在房間裏踱方步。思想像電光似的在他的腦袋裏轉着。蘇聯的姪子來看無國籍的叔叔，不是沒有原因的。爲什麼？爲什麼？……

疑問燒着阿爾加其也夫的腦子。……啊，戈林不是從事着一個什麼發明嗎？蘇聯一定很注意這發明……戈林的發明，那位大佐一定也很注意的，並且也許代價將特別高……想到這裏，他要行動了，他伸手去拿大衣。

——我現在要出去一趟。

——爲戈林教授的事情嗎？

——戈林教授的事情？你怎麼想得出？我難道來做這種無聊的小事……

萬西里亦夫跟到樓梯跟前，向他請求似的說：

——能向你借些什麼不？……

——你已經做了什麼事情？你真是一動就要錢……

雖然這樣嚴厲，但他的手却伸到口袋裏去了。

——拿一塊錢去。明天七點鐘……

上司走後，萬西里亦夫一看那張鈔票，並不是一元，却是五元的。他很奇怪：

阿爾加其也夫在霞飛路和熟人機械地點着頭，心裏却繼續想着戈林的發明。行動計劃在他心裏已經成熟。由於支票而發生的不快，早已烟消雲散了。

第五章 舞女克特

阿爾加其也夫得到一個結論：獲得戈林教授秘密的唯一辦法是『美人計』。當然對戈林已經不能用美人計，而是對他的姪子。

——如果女人可用黃金來試驗，那末男人可用女人來試驗，——阿爾加其也夫想着。整個問題只在於找一個相當的『美人』。他想了許多可以接受他意見的女子，但沒有一個他覺得是相當的。

——葉林娜很聰明，但是不美麗。——他獨自私語着。——遲結娜則相反，很美，却很傻，而陀霞呢，也不相當……

他深深地嘆口氣說：

——沒有人，簡直沒有人！

他坐在霞飛路的一個小咖啡館裏，經過玻璃窗，眼看着一對一對的行人。

——又得去找克特了，——他不滿意地想着。

他已經和這個藍眼睛的快樂姑娘，辦過幾件事情。過去，她會給他不少幫助。她美麗、

聰明、狡猾、堅決、同時又很謹慎。她能一字不錯地執行工作，並且真個口緊得像坟墓一樣。

這樣的女人，如果她們不是普通的冒險者，簡直能成爲像歐戰時弗來林那樣的大間諜。但是克特沒有什麼思想，並且她也不能得到什麼思想。在她光輝的，沸騰的生活中，她只學會一種功課，並且學得很好。她只知道：最寶貴的是金錢，這世界的原動力，主要的脈搏，便在於金錢。羅曼斯沒有能够打動她。她眼看着女友們的戀愛、吃醋、幻想，但她自己却慢慢地往上爬，向一個目標邁進：儘可能地多積聚些錢。

她是看透這罪惡都市的祕密的。

她和阿爾加其也夫認識也是爲的錢。她既在一個很不錯的跳舞蹈場當舞女，她決定再找一些新的「外快」。

但是第一次阿爾加其也夫雖會很便利地利用過她，第二次她却要和他均分進賬了。這是很使阿爾加其也夫皺眉的。他最不歡喜那種，照他的說法，把他的褲子由頭上脫下的人，雖然他對付別人總是這樣。

——是的，只得去找克特。

於是他走進電話室。

——喂，是「七鬼」舞場嗎？

——你是彼得·米海洛維赤嗎？我是阿爾加其也夫。我打聽你，舞女克特住在哪兒？

——你說什麼？她變成重要的鳥兒了？誰？葡萄牙人？法國人？那末究竟住在哪兒呢？聽說是住在一個最頭等的旅館裏，他猶豫了一分鐘——放棄這件事情嗎？

但想起戈林的發明，又推動他向前。當他走到那旅館時，他決定：為使事情迅速進行，銀錢先由他自己支付。他眼睛一亮，他把自己想像成一個美國大偵探機關的領袖。大寫字間、地毯、槍械、棕櫚，……桌上電話鈴響：

——誰？福特先生？

——什麼？罷工使你不安？我告訴過你，罷工最多三天就解決。

——你說十萬塊錢？那末我就認為已記在我的賬上了。……

旅館的職員，以懷疑的眼光看他一眼。那職員說，克特女士確實住在這裏，他可用電話和她通話。

阿爾加其也夫覺得這職員太不注意他的偉大計劃，太小看了他，簡直這職員都有共產國際爪牙的嫌疑。他請職員去通報。過了一分鐘，職員出來說，克特就要接見他，請他等一會。

他坐在安樂椅上。舞廳傳來狐步舞的快樂的樂曲，盛裝的女人出進着。他覺得很好。他

是很歡喜奢侈的，雖然他現在很講經濟。因為他把「真真的生活，」放在遙遠的將來。不過今天他覺得是發財的起點，所以別人的財富，他也覺得有好感。

時鐘敲了七下。

——叫人等，是要提高價錢啊！他想着，皺皺眉。

他摸出烟捲來抽，又想着將來在美國如何做偵探……

——克特女士請，——那職員的有些譏笑的聲音。他走到電梯跟前。

第六章 浪淘沙

克特穿着一件淡藍色的睡衣，接見阿爾加其也夫，一面很和藹的道歉說：

——衣服很不合時，但是你要知道，我們舞女是把一切倒轉來的。白天當黑夜，黑夜當早晨。

她做作地一笑，但這做作的笑，究竟也是有誘惑性的，對於男子不免起着一些作用。

這時阿爾加其也夫用眼睛把房間掃視了一番。

他很歡喜這位女主人的口味，她甚至能把第一流旅館的呆板的陳設都克服了。他注視克特的姣好的臉，他立刻安心了：

——事情一定能妥。這雙眼睛，這兩瓣熱情的紅唇，這雙宛如磨光的小腿，處女的姿態

……是的，戈林的姪子一定逃不開的。……

克特把雪茄煙遞過去。

——阿爾加其也夫，你要我做什麼事嗎？

——是的。一件小小的事情，——他一面說，一面抽煙，當下又誇贊起雪茄的美好來。
克特繼續微笑着，但是在她的腫子裏燃燒着紅暈的、焦急的火星，阿爾加其也夫是明白這個火星的意義的。

——說老實話，——他用漠不關心的口吻說。——我以為是多餘來麻煩你，事情太小了，而你……

克特笑起來了：

——阿爾加其也夫，你怎麼不害臊？

——我？爲什麼？

克特把腿擱到沙發上去。

——你總忘記，我是你的學生……

——學生高過先生了，——阿爾加其也夫誇贊說。

——那末你更加不害臊了……你對我說話，還總當我是那個拿你十塊錢，就賣一個情報的愚蠢而無經驗的克特……

阿爾加其也夫做作地哈哈大笑：

——你這好記性的姑娘！你別忘記：舊事重提，徒增煩惱。

——我倒早就忘了，可是你却老記着，跟我像跟小女孩似的說話……

——我！跟你。

——你，跟我。

於是她注視着他的戰戰兢兢的動作。

——那末你以後永不要爲了小事到這裡來罷……幾十塊錢，或者幾百塊錢，我是不在乎

的……

——錢，錢，總是錢，——阿爾加其也夫忍不住地說出來。

——當然，如果不是冒大險去弄錢。而你的工作却總是離不開冒險的……

——什麼冒險，小小的賣弄一下風情而已……

——小小的賣弄風情……謝謝罷！——又說罷了。

——像你這樣的女人不會很便利地做這種事情嗎？單憑你的美麗眼睛就……——他滿意

了自己的尖刻，這次真實地大笑了。

——克特也笑起來了，她的纖細的眉毛，蹙緊到眉心裏去……

——如果只是這麼簡單，那末你也不值得做一個這樣的結論了。你不是住得離這裏很遠

嗎？

——很遠，——阿爾加其也夫機械地回答。

——那末，當然，你是步行來的了？——克特的聲音裏帶着譏笑。

阿爾加其也夫的臉，遽變了。他不做聲。

克特安閒地在鏡子面前修飾着……

——當然，不是一百二百塊錢的事情，——他終於說出這句話來。同時他又暗自思忖：
究竟可以向她說多少錢呢？

克特支持着啞場。她仍站在鏡子面前，頑強地同她不肯屈服的黑髮搏鬥着，後來很正經地說道：

——你說，究竟是怎麼回事？等一會再論其他好了。

——換句話說，原則上同意了？

——如果不同意，我便不接見你了。

——我本來相信，我是能夠和你談得妥的。——他高興起來了：——我所注意的是一個戈林教授的姪子，他從蘇聯來，他是一個十足的蘇聯人，但是却住在他的叔父——一個無國籍的白俄家裏！他爲什麼來？

——你有什麼辦法沒有？

——絲毫沒有。

克特沉思了。阿爾加其也夫抽着煙，竭力把無畏的表情傳達到他那蒙古人型的臉上。

——「千塊錢，——克特安閑地說，止住對方的手勢，又繼續說：

——這要先付。並且保留審查條件之權。

——不行。我的媽。

——我做你的媽，還太年輕。可敬的阿爾加其也夫先生。

她張大着被烏濃的睫毛所鎖着的藍眼，看着掛鐘，很正經地添加說：

——我們還有十分鐘。在十分鐘內可以做個決定。

——但是，親愛的克特小姐……

——但是，親愛的阿爾加其也夫先生，你知道，我是不會做買賣的啊。

阿爾加其也夫走向門去，然後又停了下來，然後又用平和的聲調問道：

——你有墨水不？

第七章 戈林教授的發明

南方的夜，以和暖的窒息的空氣，裹住了上海。在星空的暗黑的背景上，隱約着房舍的
剛影。史特列里錯夫和叔叔同坐在陽台上，由一盞綠色的軟和的燈光照亮着。史特列里錯夫

翻着勃洛克詩集。叔叔要求道：

——讀飛行士來聽聽罷。

史特列里錯夫是喜愛詩，並且善於誦讀詩的。這首詩的結語，讀來很是悲慘。也許這是
夜曉的魔力罷。史特列里錯夫推開書，背誦道：

也許是未來戰爭的殘酷的形象：

在陰鷲的昏暗中，像流星，

帶給大地的炸彈

中毒了你的不幸的腦筋？

——啊，你也想到這一層嗎？想到未來戰爭中的空軍，想到它殘酷的破壞力嗎？

史特列里錯夫轉身向戈林。

——據我看，不能不想到這一層，況且勃洛克所說的炸彈，只是我們將身受的輕微的影子罷了。

——是的……

叔父沈思了一分鐘，然後從椅子上跳起來，滔滔不絕地講起他似乎早已預備的題材：

——炸彈……當然，和那擲下了而使任何城市所將變成的火海比起來，只是小孩的玩具罷了。現在用不着什麼敏捷與準確，只要炸彈落在什麼範圍之內便行，飛機也並不要降低

下來投降。藉着茫茫的黑夜，流星可以自由活動而毫不受懲。在這樣情形之下，高射砲的意義降到最低限度……而且空襲是對誰都不留情面的；——無論老人、兒童、婦女都一樣轟炸，並且毀滅文化的古蹟、最大勞動的果實、藝術的作品、最寶貴的藏書。啊，它真是無比的慘酷，這『未來戰爭的殘酷形象』……

叔父用手勢請史特列里錯夫走進房間去。

——我並不是偶然談起這件事情，——他說。

——你發明一個有效的防空方法了嗎？史特列里錯夫驚喜的喊叫起來。

——啊呀，你們這些年輕人，鬥牛，總歡喜一下子就捉住牛角。我們老人却歡喜慢慢地說。

——叔叔，你說罷，我注意地聽！

——好。還是遠在革命之前，我的腦子裏便牢牢地種下一個思想：什麼科學却成爲破壞的動力，什麼科學却成爲反對她本身，反對整個人類幸福的工具呢……

——叔叔，我以爲，這裏問題不在於科學，而在於社會條件……

——你這樣以爲，我却不以爲這樣，而問題現在却正巧在於我的思想，由於這思想，使我從事於我的發明……

——叔叔，究竟是什麼思想？

——我決定，科學既然造了毒物，也應當發明解毒的藥物。科學家的義務應當是發明足能使空戰沒有可能的一種力量……

史特列里錯夫覺得他的心在跳。他心裏想，難道他的面前真有着一個偉大的喜信，擔任一個把這發明傳達給祖國的角色的最偉大的榮幸嗎？他又想起他的化學工廠舉行防空演習時的情景，那些工程師、技師、工人們是那樣地沉着；他相信，真正危險時，他們也將這樣沉着應付；但是當他想像到他的可愛的工廠若被重炸彈擲中的情景，他的心又不禁痛得緊縮起來了。

但又一轉念間：他的叔父將消滅這些火燒的肢體，破碎的瓦礫的慘狀，他突然縱身起來擁抱老人了。

——叔叔，你做了最偉大的事業！人們不但要當科學家那樣地感謝你，並且……
叔父很不好意思地推開了他的擁抱。

勃洛克的詩又鑽進了史特列里錯夫的腦子，但是方才那些悲慘的尖銳的結語，已經克服了，已經丟在一旁了。

——我是全世界第二個從空戰的恐怖中解放出來的人！——史特列里錯夫驕傲地想着。
戈林的眼睛閃出善意的調侃：

——最好，理論的部分還是改在明天講罷。早晨比晚上要清醒些。

——無論如何不行，叔叔！我等不到明天……我要好奇死了的！你一定要現在全都講給我聽……

老人善意地放聲大笑了：

——那末到我的書房裏去罷。嚴肅的談話，應當在嚴肅的地方舉行。

於是老教授讓史特列里錯夫走在前面，隨手把門鎖了，從壁上做就的櫥裏，拿出幾個書夾來，鋪在桌上，倒了一杯水，很鄭重地說：

——現在我們要言歸正傳了。

——大概在十五年前，在莫斯科大學，他是這樣開始他的最有趣味的演講的。

第八章 汽油的分化

——你是知道的，在每種物體裏，都含着一種潛在的化學力。我便是注意的這個。普通的磁力，是不能止住空中的飛行的。如果飛機不是從鋁和青銅，而是從鋼和鐵製成的，那末我的問題早就解決了。

——是的，鋁是列入第三類，很難傳達磁力作用……

——不錯，史特列里錯夫，起初，我為找尋近於「第三類磁力」的力量，曾作一兩試驗，但是後來便走另一條路了。我去注意潛在的化學力了，注意物體分解問題了。

——你分解原子了嗎，叔叔？

——沒有。分解原子還只是科學家的幻想，理想小說的題材。而我的成績却要樸素得多。我們來說大家所知道的東西吧！——化學力，準確些說，潛在的化學力，用某種刺戟可以把它顯出來。鹽素和水素都分解了，或者用普通的話說，酸素和水素由於磁石的光波，發生分解作用了——這個試驗我們曾經是很注意過的……

教授作了一個小小的間歇，喝了幾口水。

——我的工作方法是由某種普通臆測原則爲出發點的。我現在的研究，便是用這種原則的假定。我是相信這個假定的，雖然我不願意直捷地就叫它作臆測。這個假定是這樣的：每種物體受到相當的刺戟，都能够，並且必定發生分化的。換句話說，對於每種物體都可以找到一種刺戟，這種刺戟能使那物體爆炸成灰燼。例如炸彈，因爲內中有爆炸性的潛藏的力量。遇到某種刺戟這和平的銅像就會變成爆炸品、這種刺戟物是有的……

教授的聲音變得年輕，眼睛發亮。這幾分鐘他真是美麗極了。
轉了口氣，他又用更溫和的聲音繼續說道：

——這只是我思想的幻想的描寫。理論是可能的，實際却是空洞的。試驗汽油結果，證明取得刺戟是非常困難的，甚至刺戟的性質，都是難於猜想的，並且有些物體簡直無法取得刺戟。現在我們來談汽油問題。你是知道的，汽油是由五種含水炭素的機械的混合：五炭索

(Pentan)，六炭素 (Hexan)，七炭素 (Heptan)，八炭素 (Octan)。如果這混合物的二種原子燃燒時，其他便一個接着一個地燒起來，分解時，化學的反應便波及它們的全部，使飛機（無論是驅逐機、轟炸機、偵察機）機件發生最可怕的爆炸，變成一撮炭化的碎片落到地上。

——現在再來講實際的辦法。任何刺戟，不外都是一定的長度的波，我們所用的是短波。而且汽油的刺戟，不是別的，正如你所說的，是離分光景很遠的光波。

——最困難的問題是：第一，怎樣製造取得這種光波的機件；第二，怎樣相當地散佈這種光波。第一個難題已經依照愛克斯光鏡的原則解決：一方面是用大分解，一方面是用高壓電流。

——第二個難題呢，叔叔？

——第二個難題是製造一種類似愛克斯光燈的鏡子，把這種燈鏡作相當的佈置，造成一個光波地帶，飛機一到這個地帶，便要自動的爆炸。不過這須要相當曲折的鏡子，並且經驗證明，鏡子須用鎢雲母製成。

——爲什麼？

——這在以後研究此項發明的各種機件之後，自會明白的。現在我們來總結一下這發明的效果。我的砲台——把許多燈鏡聯合在一塊，它的半球形的光波地帶的半徑是八公里，我

叫它作砲台——是佈置在相當高的塔上，所以要高塔者，是爲了使那和地面平行的光波對於自己的汽油和煤，不發生作用。這種砲台，在和平時當然是不用的，但是一旦發生戰爭，足能在幾分鐘之內，使任何飛機，凡是不飛得高過八公里，或低於高塔的，都不能飛近城市。頂是一種圓屋頂，在地面上只有幾十米高，誰都是絕對不覺察的，除了送燃料的人。

戈林教授說着，又打開櫥，從裏面拿出一個不大的燈來，真像愛克斯光燈，很便利地放在桌角上。

——一切都依靠了這個燈達到的。我從事這東西，約近十年了。現在我用自己的力量，在幾個月中便可以製成。

——那末，假使有特種的工廠，只要兩天就夠了？

——當然還得再作些試驗，它的力量應當增加兩倍。不過試驗已經沒有多大困難，因爲理論已經弄好了……

叔叔深思了一會，然後又很嚴肅地說：

——俄羅斯只要費一年半，最多兩年的工夫，便能夠用這種燈佈置十分有效的防空網，先在主要的地方設備，只要六個月就成。

——可是，叔叔，這工作一定要領導才能進行啊……

——正爲了這個，我所以叫你來的。一個月後，你便完全學會，那時你便把它帶回祖

第九章 克特沉思

兩個電話——一個打到跳舞場，一個打到旅館——保障了克特一個空閒的夜晚。
克特倒在沙發上……克特歡喜在非常的安靜中草擬計劃的。

——毫無疑義，——她輕聲地說，——事情是很嚴重的。阿爾加其也夫的支票便是無可爭辯的證據。……應當不要給這老騙子便宜了去。……

她走到小提箱跟前，把支票拿出來，又細細地看了一番。

——毫無疑義，支票是真的，但是無論如何要等它兌了現，我才開始行動……
然而不妨先考慮一下計劃，她打了一個電話：

——一壺咖啡。

十分鐘之後，當僕役端了一大壺咖啡，輕手輕腳地出現在門限上的時候，克特正被一陣濃煙籠罩着。她是很貪烟的，吸起來像男子似的，並且抽完一支，不一會便又抽第二支現在又用咖啡的力量，加在烟捲的興奮上。思想緊張地工作着。

——唯一而主要的問題是怎樣相識。怎樣認識他？經過誰？如果也和戈林教授相識，倒反而會生疑竇。應當我自己去和他相識……

——最普通的當然是街上的相識。突然送去一個勇敢的秋波，迷人的微笑，而當「他」要說話的時候，又現出冰冷的、不可侵犯的容貌。「他」在後面跟了幾步，說着笨拙的話，要求交談。當「他」完全失去希望的時候，應當吞吐地說出一句什麼話，然後……

克特憤恨地把咖啡碗推開。

——這對於外國軍官可行，對於蘇聯工程師却不行。蘇聯人進攻女人，完全是用的另一種方式。也許，對他去用同志的方式？這在蘇聯是可以的，在上海，不要嚇了他嗎？

這不行，不行，不行……

——沒有人，簡直沒有人——她學着阿爾加其也夫所說的話。但是立刻又笑起來了。擺脫了胡思亂想，克特又恢復到實際的問題上來：——也許要採用一下子電影手法嗎？

克特時常利用電影導演的幻想，很靈活地把他們的空想應用到現實上去。但是這一次電影也不能給她一個應有的答覆。

——鬼迷了，難道我真就不能解決這問題嗎？

她的業餘偵探的自尊心，很受一些打擊。

——不，不會有沒法解決的事情存在的。都是因為我笨罷了，我笨罷了……

憤恨的淚水，泛在她美麗的眼睛上。後來她又突然地大笑起來。她站了起來，沒有費多大力量，在電話簿上找到了戈林教授的地址。

——這便是我現在所需要的一切。這便足夠了，——她滿意地說出口來。她把所尋到的地址，背誦了幾遍，牢牢記住，然後走到陽台上。

是一個涼快的黃昏，這是上海的夏夜所不常有的現象。微風愉快地清醒了她燃燒着的臉，心強烈地跳着，——在房間裏並不是沒有代價地剩下了那隻空咖啡壺。也許是由於咖啡的影響罷，也許由於神經的反映罷，克特突然感傷起來了。她覺得自己又孤獨，又軟弱，她覺得她的成功太微小了。

——是的，我有錢，並且還要增加起來。但是，難道我不是人嗎？

她要哭。熾烈的、辛辣的小球輕輕地滑到她喉嚨裏去。

——發什麼癡！——她突然自語。悲哀被這句話嚇退了，她回到房間去。

鬥爭、陰謀、狡猾的力又隨着復蘇過來，她走到電話機跟前。

——我要和李先生說話。你是李先生嗎？我是克特。舞女克特，曾在黃浦江上爲你搶回過一萬塊錢，當海關要沒收你貨物的時候。李先生，現在我有點事，要你幫助……事情不很麻煩。在一座房子裏——她說明她記住的那地址——住着兩個人，叔叔兩個，這姪子是最近來的，我要知道，他的生活秩序怎樣：何時出去，會見誰……你以爲這是戀愛的事情嗎？隨你說，我不和你爭論，反正你最會猜。李先生謝謝你。

半小時以後，她穿了顯出她粉肩和整齊線條的美麗的舞衣，走到這旅館裏的舞場去。她

的走進，使大家都舉目注意。

第十章 新中國的面貌

——我來介紹，這是蓋書林教授，這是我的姪子史特列里錯夫，蘇聯工程師……

蓋書林，一個年紀並不很大的美麗的中國人，向史特列里錯夫致意地微笑着。

——你到中國來久住嗎？

——少住一兩個月。等事情一完就走。

——就像有磁石似的，吸他回祖國，——戈林微笑說，友愛地握住史特列里錯夫的手。

——我是完全瞭解他的。我曾經在蘇聯登過些時候。真使人又驚奇，又佩服。那裏的人知道爲什麼生，做什麼事。

——關於這點，我正巧對叔叔講起。舊世界的公共性不够，而在我們蘇聯，一切都是公衆的事業。

蓋書林點點頭，表示同意。

——這是一點不錯的。在這方面，我們中國人向你們借助了很多。你覺得奇怪嗎？

——不，我知道，中國正發生着偉大的、歷史的社會進步，但是我無力完全把握得住

它……

——這在現在還很困難。我們剛走了第一步。我們離你們所矜誇的口號：——「追上與超過美國」還很遠，但是我們所走的，也正是這條路。我們要在我們遲鈍而散漫的民族中，把早已死去的自覺復活過來。

——關於俄羅斯，他們也想那樣說，——史特列里錯夫插嘴說。

——這種說法無論對於俄羅斯，無論對於我們的國家，都是對的……現在中國已經甦醒了。我們的工作，一看上去沒有多大效果，因為工作是偉大而艱苦的，我們剛在追趕。就拿公路來說罷，這非但克服了距離，並且克服了中國最痛苦的災厄。

史特列里錯夫直視着中國教授的臉。這張臉，他覺得是非常親近，非常熟識，非常親愛的。啊，是的。在群眾大會席上，蘇聯演說者的臉，不就是這樣燃燒着的嗎，超過了計劃並且準備新勝利的突擊工人的眼睛，不也就是被這種決心所燃燒着的嗎？

——建設的功績，——他輕聲地說。

——是的，我們認識了建設的功績，——蓋書林贊頌道，——正因為我們認識了它，所以成爲一個新的、有力的民族了。再過幾年，中國便不能辨認了，如果……

蓋書林的聲音霎時間中斷了，臉色突然變化了，蒼老了。

——如果，——他用遲鈍的聲音添加說，——如果我們能够避免戰爭的話，假使我們不被迫去作『最後的犧牲』。

——難道你認爲戰爭是如此地實際化了嗎？——戈林教授也插入談話。——我拿報紙的普通的讀者資格來談政治，我覺得，中國的天空還很平安。

蓋書林愛傷地微笑道：

——雷雨沒有爆發的時候，烏雲是沒有聲息的。我們的敵人知道我們一天一天地強盛起來了，他們不能安心地看着我們和平的建設，……但是……

這位中國人的臉色又顯得年輕了，他的聲音也響亮了：

——如果我們不得已出乎一戰，那末敵人將是和民衆的抗戰碰撞了。我們中國經歷過一九一二年的革命，這明白自己獨立性的民族，可以消滅，却不能屈服的……

他面向史特列里錯夫：

——你別以爲我的話是熱情愛國者的演說。不，國家的首腦這樣想，全國的人民也這樣想……如果你在你的祖國，什麼時候要談起中國的話，你就想起我們今天的談話罷。

——我不但要想起我們的談話，我並且要把它傳播開去，——史特列里錯夫同情地說。——關於新中國，我讀了很多，但是直到現在，和你談了話之後，我才親眼看見。

蓋教授緊緊地握住青年化學家的手。

——來到中國的外國人，普通總是竭力注意那些還沒有克服的，過去的殘餘，引據這些殘餘而高喊什麼野蠻。但是他們不願意注視中國生活的深處，以看清最主要的——那足能在

十年中重生一切的、新的、已經產生了的活力。只有你們蘇聯人才不害這種色盲症。

史特列里錯夫深思地說：

——我們所以不害這病症，因為我們受過這病症的害。用於中國的色盲，曾經也對我們用過。外國觀察者只會指出一些缺點，有時候，是隨便捏造的。究竟誰吃虧呢？還是他們自己。眼看着我們的成績，他們只能瞪目結舌，不知怎麼來解釋……

——我希望，對於中國，他們也將受到同樣的命運，……不過在這以前有着偉大的工作，偉大的建設……爲了使它實現，我們必須與你們的國家有最密切的合作。

——這是你個人的意見嗎，教授？

——不，我以爲，這是大家的意見，無論如何是大多數人的意見。對蘇友誼，是中國與論中最有名的一個思想。

史特列里錯夫斜眼看看叔父。叔父在注意地傾聽着，史特列里錯夫早就注意叔父的政治意見了。叔父總不自行提出政治問題，也不爭辯，只是關心地聽着一切足能了解新俄蘇聯新人的一切。

——聰明的老人，——他親切地、熱情地想着。

蓋書林告別了。

——假使你不反對的話，我送送你，——史特列里錯夫進言。

——現在走走，確實很愉快呢。

他們走到街上。上海的這一區，像安適的內地似的。一座座小小的房子，埋在小小花園的綠蔭中。內地的沉靜……

——人在這裏，簡直不知道是在世界最大的一個商港上……

——你猜出我們的思想了，——蓋說。

突然一聲賣報童的叫聲，使他們用眼睛四處找尋。

——無論如何，這不是內地，——教授一面說着，一面叫住賣報的。

史特列里錯夫也注視那些奇怪的象形字，帶着一種敬意。

蓋書林的臉嚴峻起來了。

——有什麼重要消息嗎？

——北平附近發生新事件。有解決希望。

——你爲什麼不安呢？

——每個這種事件，都能成爲戰爭的導火線。誰知道哪一根是不會爆發的呢？

他想起戈林教授的話，說道：

——中國的天上出現了暴風雨的烏雲。我們希望它平安地過去。如果我成爲不靈驗的預言家便好了，但是我總覺得，這是中日戰爭的開端。

後來隨着事變的發展，史特列里錯夫常常想起蓋書林的話。尤其是在什麼淺見的政治家說中國政治家沒有先見之明的時候，更特別清晰地想起。

蓋教授默默地走了幾分鐘，突然停下來說道：

——我希望，你原諒我，明白我，我現在要和你分別了。我要去會見我的朋友，打聽消息……這事件像釘子似的，打在我的腦子裏了。

史特列里錯夫緊握他的手，以代替回答。

——希望有良好的結果。

——謝謝你。

第十一章 訪問鴉片大王

克特帶着好奇心，把一隻狹長的信封打開。

——我執行你的請求之後，現在可以告訴你，你所注意的那個人，進行着非常安靜的生活，……每天清晨，由六時至七時，在……一帶散步，已成習慣。……

克特把信扔在一旁。

——清晨的散步。這再好也沒有了。何時何地的問題已經解決。但是怎樣認識，還成問題。她把信再看一次，突然喊叫起來：

——好極了！這又羅曼諦克，又自然，又突然。不過，當然又要去求助李君了。他能够，並且應當幫助這事。

薩毛刷子，脂粉，寇丹，畫眉鉛筆——一拿出來表演一陣，半小時之後——這當然對於美麗的女子是不算多的——克特已經到了街上了。幾分鐘之後，銀色汽車已經很平安地把這位舞女載到一座被石牆圍抱着的大房子跟前了。圍牆上插着五彩的碎玻璃，說明這房子的主人是嚴防一切不相干的拜訪者的，由圍牆裏面不時傳出來的犬吠聲，也說明了這個。

克特按了幾次電鈴，鐵門上的小窗戶才見打開。窗洞裏顯出一張驚慌的守門人的麻臉。克特把一張寫有中國字的小名片遞給他。小窗戶又立即關上了。克特等了十分鐘，才見側面的一扇小門打開，守門人用手勢請她進去。

克特看見他袖子裏所藏的手槍的槍口。在院子裏，另一個穿藍長衫的中國人，牽着三條大狗。克特是最怕狗的，走到客廳裏，這才輕鬆地透過一口氣來。兩列椅子，整齊地靠牆排着。這房子似乎沒有人住，發出潮濕的氣息。

守門人已經走了，可怕的、孤獨的感覺，充滿克特的心。等了好久，大約有半小時的光景，聽見內室有急步的聲音，在空洞的屋子裏，顯得更加響亮。

終於有一個衣服華麗的中國人出現在門檻上，用英文說：

——請領你去見李先生。

——謝謝！……

原來李某有一個商業的思想，這個思想在幾年中便使他變成一個百萬富翁。他從事麻醉品的販賣之後，得到一個結論，從中國輸出比輸入中國來得更有利而更容易。

這個簡單的思想，藉着「友邦」人士的援助，近來便使中國，尤其是天津成爲散佈「毒品」的中心。李所販賣的，主要是海洛英和紅丸。於是他漸漸成爲鴉片大王了。

克特有一次靠了一個愛上她的海關稅吏的信任，救了李某的大批「貨物」，他們的友誼便從此開始。

經過了許多間無人居住的房間之後，克特聞見濃烈的鴉片味；再過一分鐘，她已經在李某的房間裏了。

這是一個還不很老的胖子，和善的胖臉上有着一雙快樂的小眼睛。他那剃得光光的面頰，好似是透明的琥珀做成的。

他伸手向來人，用世故的聲音說道：

——對不住，要你久等。假使我能夠的話，我便親自出來迎接了，但是，第四十筒鴉片還把我拉住在榻上。請原諒我鬆着——這不是不客氣表示，這只是體弱的表示。

——李先生，你還是慢些起牀比較好些。……

他又深深地抽了一口濃烟，把烟筒遞給坐在榻旁的一個玲瓏的孩子。

——不是的，不是的，我決不會這麼不會施手腕的，身體弱，不就是精神更弱。真正的印度烟是會強心健腦的，……

李某輕微地一笑，這時他的臉，猶如蒙古的佛像一樣。短短的沉默之後，他發問道：

——我老說我自己的話。你什麼時候談你的事情呢？你要談關於史特列里錯夫的事情，是嗎？

——你簡直是神仙。

——我不是，鴉片才却是神仙。

——我不認識他，但是我想法認識他……

——難道像你這樣美麗的女人還困難嗎？

——我要這認識是很平常的。我的計劃是這樣……

克特靠近他去，雖然那癩烟的小孩不懂英文，她却是用僅能聽得見的耳語說的。

當她說完了，他點點頭，表示同意。

——這是小事！不難辦到。

第十二章 他們怎麼認識的

他開始學習戈林教授——他叔叔的發明物。他無意間規定了他從前在化學工廠工作時的

工作日程 他五點多鐘便起身，先洗冷水浴，然後在靜靜的街上作一個小小的散步。

他很奇怪，爲什麼像上海人這樣被暑氣磨難的人們，不利用這些清晨的美麗的晨光，當那空氣還新鮮而清潔，陽光還沒有熾火的時候……

他在平常走慣的街上，看見街那邊有一個美麗的、衣服華麗的女子，似乎也是出來散步的，他覺得有些奇怪。

——大概是什麼戀愛的冒險，——他決定了之後，便回到自己的思想上去，不再注意那意外的同路人。

一聲尖利的叫聲，把他從深思中插出來。一個衣服襤褸的中國人向他直逃過來，一個年輕的女子在中國人後面追着。

史特列里錯夫還沒有來得及明白是怎麼一會事，那衣服襤褸的人撞在他的身上，當下跌倒在地上，呻吟起來。

克特——因爲這年青女郎便是克特——從中國人的手裏奪下她的錢袋。那跌倒的人眼見已經把史特列里錯夫的注意吸住，便閃到旁邊，逃走了。

——你救了我，——克特帶着迷人的微笑說。

——我覺得你是用不着救助的。你是這樣勇敢地追趕這個槍袋賊。

——完全由於胆小，我簡直沒有注意了。現在，雖然沒有危險，……

她把她的手掌放在他的手裡：

——你覺得嗎，我的手是這樣抖？

這個動作，是克特早就想好的，並且很以為驕矜。這動作，造成了他們之間的第一條無形的牽線。而且這個動作，也並沒有什麼可以非難的地方。難道能要求一個受驚的女子遵守一切禮貌的小節嗎？

——啊，你大概受驚了，——史特列里錯夫隨便地說，然後又添加道：

——假使你願意的話，我陪着你，暫時……

——暫時？

克特張大眼睛，史特列里錯夫不禁覺得：多美麗的眼睛啊！

——暫時？——克特又重複一句，突然快樂地，稚氣地大笑起來。

史特列里錯夫的臉一紅，覺得有些難為情。

——你大概以為我是來赴什麼約會的罷？

——但是又有什麼能使你到這裏來呢，在這樣早的清晨？

——那末你來做什麼呢？也許我妨礙你的約會罷？

——不，不。我沒有什麼約會。我不過是歡喜早晨的散步罷了。

——為什麼你不許我也有權利喜歡早晨的散步呢？

——你曉得……

——你是要說，女子不能有男子所感興趣的那種興趣嗎？這是男子的自信！

她覺得終於把史特列里錯夫說倒了，她又帶着勝利者的聲調說：

——爲了懲罰這種假定，要我送我到家。

接着又帶輕軟而柔弱的微笑添加說：

——那我就很感謝你了。

他們默默地走了幾步……

——把你的手伸給我。我很難走。這驚惶的神經。……

當史特列里錯夫覺得女同伴的柔弱的接觸，心裏不自覺地飄動着強者援助弱者的驕矜。

危險的感覺！危險的驕矜！

——也許這是可笑的問題，——克特繼續說，——爲什麼你不像我素來所遇見的那些

上海人！……

——這是當然的，——史特列里錯夫回答說：——我是不久由蘇聯來的。

——那末我們是同鄉了，——克特改用俄文說。

——你是無國籍的白俄嗎？

史特列里錯夫對這問題，只有驚奇，絲毫沒有惡意。猶如在古物陳列所裏，站在龐大的

骨骸面前，好奇地詢問：

——這是龍骨嗎？

但是，克特決定分一分「疆界」。

——我生下六歲之後，我便被父母帶到這裏來，這樣我就算作是無國籍的了……

——你的父母是資產階級嗎？

克特回答了真話。

——當然不是。父親是一個普通的手藝人。他爲什麼到外國來，我不知道。也許連他自己都不知道。是跟着批人一同逃過來的。

——那末你真不懼我的蘇聯出身嗎？

——正相反，我還覺得有興趣呢。這裏很少人談到俄羅斯的真話。

談着話，不覺已經走到克特的「家」門口——那爲了這事特地租賃的房間。史特列里錯夫得悉，她是做舞女的，現在因爲舞場改組，所以暫時「放假」了，她藉此假期，做些自己的事情，早晨散步便是其中的一部分。史特列里錯夫說：

——我總是在這一帶散步的，假使你不拒絕的話，我願意每天送你回家……

克特沉思了，她的臉上現出考慮的樣子，雖然心裏覺得非常得計而歡喜。

——可是你不要以爲我同你弄什麼約會啊。

她走進門去，把頗覺難堪的史特列里錯夫留在街上。

第十三章 『黨魁』不滿意

——親愛的克特小姐，——阿爾加其也夫說，——我承認，那僱用的傢伙是很好的，但是以後怎麼樣呢？……

他站起來，在房間裏踱步。

——關於這個吊死鬼，你詳細地講罷……

——他不是吊死鬼。

——他們那裏的人都是吊死鬼，因為早晚都要把他們一個個上吊絞死的。

——就是你不是，阿爾加其也夫。

——阿爾加其也夫由濃眉下注視克特。

——你難道成爲親蘇份子了嗎？

克特譏諷地一笑：

——難道健全的本性，就是蘇聯人的特徵嗎？

——我沒有工夫來和你辯論這個問題。我付你一千塊錢並不是要聽這位美少年大談什麼蘇聯五年計劃的成績。

——可是，我以為，你既然是政治家，知道這些也不壞。

——我不注意什麼蘇聯的成績，——阿爾加其也夫憤恨地抗議說，——我所注意的是

戈林教授的發明。

——戈林教授的發明？你從來沒有提過呀……

——到了我們工作的現階段，現在你可以知道了：史特列里鐸夫到上海來，便是爲了這
個發明——

——那末我所報告你的，正證實了這一點。

——證實？你問他來這裏的目的，他說是『有事情』，立刻又轉換話題，這難道算是情報
嗎？

——可是，這却是一個樞紐啊。

——克特小姐，對不住，你這最愚蠢的鵝，你知道，這樞紐的情報，只值個五塊錢，最
多十塊錢啊，可是我……

——可是你却付了一千塊錢，別說了。

阿爾加其也夫急得臉皮發白……

——你認爲這是應得的標準數目嗎？

——當然。但是你别着急，聽我說：史特列里鐸夫是一個新社會的人。我和他見面六次

，他一次都沒有更進一步的任何表示。

——那就是說，你不歡喜他，所以一切都弄精了。

——正相反，我是歡喜他的。問題完全在於新社會。他是一個新的人物，你是知道的，在上海或者在所有的地方，對於女子有一種牢不可破的成見，認為女子是玩物。

她料到對方有不好的微笑，她安祥地說：

——我不是說我自己的事情。女子，不管是家庭的母親，或是上等社會的婦女，無論如何，在現代男子看起來，女子究竟不過是這麼一回事。男子深信，也許是無意識的，只要男子會親近她，在某種時候，她終究會成爲玩物的。而女子的良善，你們男子却一點不相信。

——說得很好，可是與我們的事情有什麼關係呢？

——關係很大，因爲史特列里錯夫，——她說到這裏，臉一紅，——是新社會的人，他對於女子的看法完全兩樣。我們要看事實。在蘇聯，人們並不把女子當作賤價獵物的對象，却看作是平等價值的人。

——是上政治演講課嗎？

——要探聽史特列里錯夫的什麼消息，非得把他引誘到友誼的坦白上去，而這是需要時間和我們之間的關係的。

阿爾加其也夫又在房間裏踱來踱去。

——過一個禮拜來看你嗎？

——最好我自己打電話給你。

突然有一個願望在克特的心裏產生：

——把錢扔給這壞蛋，解除了這工作，……

但是這個猶如在風中劃着的火柴，而這劃着的火柴也就在風中熄滅了。

阿爾加其也夫由克特那裏出來，覺得很不滿意。他指望很大的這戈林的案子，一些沒有進展。別的收入又沒有。倚特很重的克特也很使他失望，雖然她的結論不無理由。

突然在阿爾加其也夫的腦子裏，出現一個新的思想，他不禁在街心站住。他想起，當克特說到史特列里錯夫名字的時候，她會突然臉紅一次。這使他發生了一個很不愜意的問題：

——克特被史特列里錯夫同志影響了嗎？

第十四章 上海黑色的星期五

蓋書林的陰暗的預言，已經實現。政治形勢日益緊張。

中國軍隊初步的勝利，截斷了某些人的求和之路，日益擴大的事變，已經蔓延到上海了。

雖然一槍未發，但是誰都不懷疑事變是要發生的，最好的證明是關北的居民，像潮水似的湧到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來。

八月十三日——星期五以前的情形是這樣，這簡直是上海的黑色的星期五。

八月十三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在北站對峙着的中日軍隊相互激烈地射擊。

成爲中國國民軍最偉大的英勇精神的開端的上海事變，已經開始了。

史特列里錯夫得悉早晨所發生的事情，是蓋書林打電話給他的。

——戰爭開始了，——他簡短地說。

——前線有什麼消息來嗎？

——我們在進攻着。但是不應當誇張這些勝利。日本軍隊比中國軍隊強——這是不能否認的。

——你仍舊是儘只希望長期戰爭嗎？

——是的。中國的勝利只有在消耗敵人的戰鬥中才能得到，如果我們對於這個有足夠的意志——我們是一定有的——那末我們便勝利了。

史特列里錯夫走到陽台上；在萬里無雲的藍天上，高高地疾馳着一架不大的飛機。這是中國英勇的飛行士偵察回來。

稍過一分鐘，在這飛機的身旁，長出白色的雲朵——日本人的高射砲幹起來了。

史特列里錯夫走進叔叔的書房，老頭子正坐在那裏低頭看圖表。

——叔叔，上海打仗了！

戈林抬頭望着姪子的目光：

——我們的發明正巧合時。蘇聯在未來的戰爭中，將不怕什麼空軍。

叔叔又注視圖表。

——我解決了昨天我們所發生的難題。

他站起來，把圖表摺好。

——不到街上去走走嗎？

上海像受驚的螞蟻。中國市區逃來的難民，簡直就露宿在街頭上，這更增加了印象。

人海嘩嘩着，互相交換新聞，貪慾地閱讀中國報紙每兩小時發行一次的號外。飛機在
天上的出現和消失，引起人群熱烈的談論。

如果不細細觀看，如果不聽聽緊張的槍砲聲，可以以為，人們是在過着一個大節日，
——本來就是這樣的。

街上繼續來往着私人汽車、軍用摩托自行車、載重汽車、傢具的載運，真像每一個人都
去趕節場，過那可怕的節日。

一個外國人招呼戈林教授。

——你已經搬家沒有？

——沒有搬，也不打算搬。

——爲什麼呢！戰事會蔓延到你們那區域的。

——搬家比子彈還可怕，——教授開玩笑地說，但是接着他也考慮了。

——是的，——他對史特列里錯夫說。——法租界上有一個公寓，主人走了，鑰匙留在
我身邊。

——你以爲，我們可以住到那裏去嗎？

——不是我們，而是你可以住到那裏。

——那我一個人也不搬。

——你不搬？發明呢？你不應當保存它嗎？

——我以爲，也應當保存教授。……

——你不要當我是小孩。我自己知道該怎麼做。我決定留下就留下了。而你今天便帶了
圖表和器具搬到公寓去。這決定了，並且簽字了。

戈林在家裏把他所有圖表都裝在書夾裏，包成一大捆。燈泡也親手放好了。

——好了！你去罷。

史特列里錯夫走下樓去。教授又叫他回來。

——來。現在是這樣的時候，我愛你像親生的兒子一樣。
他緊緊的擁抱他。

——叔叔，我們一同去罷。

——不，決定了，就算決定了。你快些去罷，還來不及趁亮趕到。

戈林送姪子到門外。一架日本飛機在他們頭上旋轉。

——用我的燈，這便不會有了，——教授說，指着鐵鳥。

史特列里錯夫點點頭。

汽車又在受驚的街上馳騁了。炮聲在史特列里錯夫的背後響着。上海戰事擴大着。

第十五章 戀愛的早晨

遲晚的戀愛，尤如遲晚的麻疹，是危險的。現在史特列里錯夫是身受這經驗了。……他從前連一些細小的娛樂都沒有，他把他的感情都放到創造的衝動和頑強的工作上去了……他曾經開玩笑的說：——

——我沒有遇見比化學公式更可愛的女人。

然而現在愛情在他身上更強烈地說話了，並且愛情在清靜的身心裏，並不變成苦惱與含羞的痼疾，相反地，却以新的力量，新的精神充滿了他。他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工作得好。

似乎在他身上出現了愛勞動，有好奇心等幾種人的力量。

他一面繼續着研究「戈林教授的燈泡，」一面熱烈地參加設立二十九軍傷兵醫院的組織工作。並且在這項工作裏，他和蓋書林弄得很接近。似乎，這位中國人很歡喜他……他注視他，看他，深思與熱情結合在一塊，處處表現蘇聯的工作精神。

——雄偉的數學，由計劃所產生的羅曼譯克。

——還有另外一個公式，——史特列里鐳夫改正蓋書林的話說：——蘇聯的公式：俄國的規模加上美國的某些好的辦事精神。

他的事情雖然很多，但是他和克特會見的時候，自然而然他會是很空閒的。早晨的散步已經早已停止，因為跳舞場又開始營業了。

他們在這關係中，最奇怪的是連史特列里鐳夫都不明白他對於克特的感情。他知道，會見她是覺得愉快的。他歡喜注視她的美臉的變化，一會是深思的，一會是驚奇的，一會又是天真的嬉戲；他歡喜她的柔和而調和的，充滿着深刻與柔情的女性動作。

俄國那特生的詩：

最好的是戀愛的早晨：

最好是那初次吞吞吐吐的字句——

發自處女的純潔的羞答答的芳心，

洩漏口頭的三言兩語和躲躲藏藏的會晤……

他雖然身歷着這四句短詩所形容的感覺，却並沒有加以思考。

這是不宣而愛的戀愛，正如不宣而戰的戰爭一樣。是的，能够找到分析感情的愛人，比找到白鴉和忠直的外交家還要難。當然，我們是說到初戀，尤其是初戀的早晨。

克特並沒有對阿爾加其也夫撒謊，他們的談話，除了一些促使男子和女子接近的溫和的小橋之外，史特列里錯夫主要是談到化學工廠，史塔哈諾夫運動，怎樣可以生活，應當怎樣生活，征服北極，人對於祖國的義務高於一切，以至於生活，光榮，金錢……

克特聽着，有時發出一些表現她的注意與興趣的問題。史特列里錯夫給她詳細地回答。

起初是怯弱的，後來是有力的握手，然後是擁抱接吻甚至於更進一步的要求——這種羅曼諾克的戰術，本來對於克特是沒有什麼奇怪的。克特是以狡猾極狡猾，從來不感覺難堪，也不會動心。然而史特列里錯夫對她的關係，却完全兩樣。在蘇維埃生活的新環境之下所養成的一種個性，使史特列里錯夫走在一條強於克特的道路上。他並不單純地把她看做一個美麗的姑娘，所以克特感覺，她和史特列里錯夫的會見並不是責任，而是一種愉快的消磨時間。還有什麼比這更能打動女子的心呢？

當上海展開着它的保衛的艱苦而冗長的悲劇的時候，我們主人公的相互關係是在這樣情形之下的。

中國軍隊充滿着民族的熱情，壓迫日本陸戰隊，迫使其退到蘇州河。蠕動着可怕的謠傳，說是日本人將被擠到蘇州河南岸來，那時公共租界中心將形成激戰的舞台。

日本人利用海軍大砲向進攻的華軍撤着密集的砲彈，以與他的兵力的稀少來配合，以技術來對抗英勇。

中國空軍選擇『出雲』旗艦做他們的目標，炸彈就落在它的舷旁。

公共汽車停駛了。電車交通也斷絕了。物價以驚人的速度飛漲着。並且，終於還施行了『戒嚴』。十字路口猶如從地下長起來似的佈置了許多沙袋和鐵絲網。法租界和中國地界之間伸展着鐵弦。鐵門緊關着。警察增加三倍。開來了英美法意的外國軍隊。外國領事館準備撤退外僑。

在倫敦，在巴黎，在華盛頓，在日內瓦都發出真實的言語，真實的號召。

大家以為世界的輿情是真正的覺醒了，爲了用充分的聲音說出人道、法律、公理的話來

有幾百萬的人在這幾天帶着希望，打開報紙，在國家要人、黨派領袖、宗教神父、學界名流的宣言中，尋找思想、希望與要求的表示。

對於人，對於公理的信仰都復興了。

但是言語仍舊只是言語。

輿情是爲了再睡着而覺醒的。

李維諾夫所作的積極和平創作的演說，是白白對全世界呼號了。世界又聳聳了。

第十六章 微生物的蠢動

當颶風括起的時候，一切小醜也從地底下爬起來了。當上海捲着政治的颶風的時候，也有這種現象。

一切冒險份子、無業流氓、大大小小的騙子，簡單些說，大城市的一切渣滓，向來蟄伏着的，現在都活動起來了，以爲他們的日子終於來了。

由於戰事的關係，那些暫時撤去警察崗位的市區，橫行着趁火打劫的惡棍們。

自然，阿爾加其也夫的一夥人也開始活躍起來。阿爾加其也夫仍舊是拿着一付秘密的嘴臉去接見他的黨羽。他雖然要向大家宣佈他所知道的秘密，但是當他開始述說的時候，非但沒有解釋明白，並且相反的，因而弄得更加不瞭解，更加黑暗，更加秘密。

——現在是決定的時候，——他切齒地說。——應當準備行動！

說着這話，他用拳頭敲打桌子。

——時候近了！我們能够認明，誰是和我們合作的，誰是反對我們的。我們無論何時，

無論什麼都不忘記！我們等候……但是現在已經不用長久等候了。快了快了，時機來了。
。……。

這幾句毫無有關聯的語語，這一種粗魯的手勢，是恰恰符合他的聽衆們的情緒的。聽衆們猶如一群羊似的，圍繞着牧人——這位經過水與火的老陰謀家的週圍。

阿爾加其也夫作了狂暴的演說之後，用探問的目光巡視一遍，攷量每一個聽衆的臉。作完了演說之後，有人提出各種問題，他向一個問話的人說：

「——等大家先走，你多坐一會！我有黨的命令傳達給你。」

留下來聽黨的命令的是一個二十三歲的青年，有着快樂的黑色的眼睛。

「——黨需要有力、堅決、能幹的人，——阿爾加其也夫咬緊每一個字說。」

他歡喜這種戲劇的效果，但是這一次他的成功，却在期望之下。那青年用右腿架在左腿上，代替忠於黨的宣誓的，是張大着眼睛直視着阿爾加其也夫。這目光的意義是不用懷疑的：餌食是騙不了老麻雀的。

但是即使這樣，阿爾加其也夫也非常滿意了，因為不用動用他的現金出納。在經過戲劇的壓場之後，阿爾加其也夫又繼續地說下去道：

「——你能够參加危險的工作不？」

「——危險工作？爲什麼不能呢？——那青年用準備妥當的口吻說。」

——那末，黨是能够指望你的了？

——指望？當然。不過……

——不過？

——不過報酬總不要計較才行……

——你究竟要多少呢？

那青年低下頭去，沉思。

阿爾加其也夫用警告的聲調說道：

——五塊？還是十塊？

青年聳一聳肩，簡短的說道：

——一百！

——黨無力拿出這許多款子！我們又不是以搶掠爲事的匪團。……

雖然說出了這幾句話，但是發音是猶豫的。阿爾加其也夫也深思了：說實在話，除了這小夥子——萬西里也夫之外，其餘都是無用的傢伙，事情要弄糟的。是的，怎麼來對付這傢伙呢……終於用村婦還價的態度說道：

——二十五塊！

青年興奮起來了。他的外表的表情，就像剛剛吞進一個什麼污穢的東西，一下子又吐不

出來的樣子。然後張開兩手，帶着人格的自覺，說道：

——二十五塊怎麼也不行……

——好吧，五十塊，一個錢都不加。願意就幹！

青年用眼睛去掃一下激憤的阿爾加其也夫，覺得，他已經不會再加了，於是同意地說：

——就拿五十塊錢來玩一次罷。得先給些定錢啊！

阿爾加其也夫摸出五張十塊的鈔票來。

——黨的錢，——他對萬西里也夫感情地低語着。

青年伸出手來，但是阿爾加其也夫裝作沒有看見，玩着似的把鈔票對折一下，然後用力對折的扯開。

——拿去，——他說——這是定錢，其餘的以後再拿。

——真聰明，——這新徵來的屬下，驚異地說着，把五個半張的鈔票塞進口袋。——什麼時候辦事？

——黨部裏有你的地址，我們來通知你好了。

——發槍呢，還是用自己的槍？

——不。一切當場發給。

青年告別。阿爾加其也夫看了他的後影好久，然後又背起他的老話道：

——沒有人，簡直沒有人！

然後他又叫萬西里也夫道：

——戰線上情形怎麼樣？

——中國人繼續進攻，據最後消息，戰線已展開到街市上。……

第十七章 最後的準備

阿爾加其也夫覺得自己是一個開戰之前的總司令。他得意地看看自己的牀，床上雜亂地放着幾支斯米特維生式的手槍、子彈、一顆手榴彈。

——我的軍隊的槍械，——他帶着神經質的笑聲說。萬西里也夫，站在鏡子面前，第十次的比量着五色的半假面具。

阿爾加其也夫把他招呼到跟前：

——爲什麼一個人還不來？不要就誤了事情啊？

——不致於，着急還太早。集合不是規定六點鐘嗎？

——你警告戈羅忘切夫沒有？

——警告過了！他現在在喝酒……

——別喝醉了啊？——阿爾加其也夫又着急了。

——喝不醉的，假使喝得半醉，倒是用得着的！我自己也不大把握得結實。
阿爾加其也夫打開碗櫃。

——我們來喝杯喜酒還是怎的。
他們碰杯了。

房間漸漸被人充滿了。第一個進來的是被達魯斯基、克拉斯諾夫等的小說所熏染的，剛在中學畢業的托里斯基。他立刻挑了一支手槍，一直玩弄到走。戈羅忘切夫遲到十五分鐘。他沒有醉，雖然他的眼睛帶着嫌疑。

——人都到齊了嗎？——問這問題，雖然絲毫沒有必要，但是萬西里也夫却機械地問了一聲。戈羅忘切夫似乎是爲了遵守神祕的儀式，也稚氣地答道：
——齊了。

這一問答，使空氣沉寂了，就連托里斯基都把手槍暫時放在一邊了。一個輕微的顫抖，像電流似的透過這一批人。萬西里也夫終於說道：

——我們快行動了，可否由黨來給我們說明一下當前的任務。

大家的眼睛都送到坐在牀床角上的阿爾加其也夫。他顯然在神經錯亂着，他粗魯的喊叫起來，連他自己都沒有料到會有這樣的聲音：

——黨沒有什麼解釋的。

——無論如何也得知道，爲什麼要去死……

『死』這個字使大家的心怔了一下子。

——心怔了，——萬西里也夫找到話說了……我們誰都不預備去死。若是誰怕死……
他用手指門。

——黨員永久是爲着黨而行動的，這個說明便足够了……

——對，——托里斯基同意地說，他的眼睛閃亮着。

又靜默了。

阿爾加其也夫把萬西里也夫叫到跟前，和他走到屋角裏，低聲說：

——最主要，一雙狗都別讓知道密室。

——你放心好了，誰都不知道的。

——那末，我們再重複一句：一完了事情，你就把他們一個接着一個的都放下去，然後再到密室去……你那裏有足夠一禮拜的食物，我不去的時候，你哪裏也不要去。

——知道了。

——不妨再聽一遍。

阿爾加其也夫低聲地說。手勢錯亂地動作着，表明他的焦急。然後又提高了聲音，使大家都能聽見，下命令道：

了！
——我以黨的名義要求，誰要是表現不服從、怯弱、謊張、你們就像對狗似的把他結束

——是！萬西里也夫答道。

又是沉默。沉重的轟擊聲，夾雜着飛機的響聲，愈加清晰了，爲了衝破大家的靜默，戈羅志也夫問道：

——很有興趣，究竟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厲害？

——不聰明的問題！

——唉，阿爾加其也夫，現在什麼問題算是聰明的呢……

X

X

X

托里斯基的手槍被人奪下，因爲他的袋裏放不下，給他一支小的。他覺得非常不快，但在這緊張時候，又不便發作。幸喜大家都忙着，沒有注意到他的難堪。

——汽車呢？波特烈京還沒有把汽車送來，——阿爾加其也夫又焦急起來……

——還不是時候！等一會……——萬西里也夫又安慰他。

——諸位，——他緩慢地說，——一會到了汽車，我們坐了去。辦完事，誰也不要到這裏來，簡直忘記這地址，不招呼，不要來。

——槍械怎辦呢？

——這問題問得對。先藏在自己的家裏，然後再交來。

結實的敲門聲，使大家都發抖。他們已經覺得自己是犯人了。走進來的是波特涅京。他顯然很快樂。

——汽車號頭用爛泥塗抹了，——他快樂而稚氣地報告，——一眨眼便穿過去……

一種陶醉的快樂在人身上升過，因為要着手去行事了，這是每個冒過真險的人都會預感過的。

——一個個走出去，坐到汽車裏，——萬西里也夫命令。

戈羅忘切夫最後一個走出去，他向阿爾加其也夫道：

——可是錢怎麼樣？

——你的愚蠢的談話，說得完不？這已轉入……

戈羅忘切夫無恥地一笑，喝完桌上一瓶沒有喝盡的酒，用袖子揩揩嘴唇，便出去了。

萬西里也夫和阿爾加其也夫緊握一次手，道聲「再見」，過了一瞬，又添加道：

——也許是永別了！

門在他們走後關上。屋子裏立刻安靜了。因此大砲的吼聲，聽得更加清楚。阿爾加其也夫看錶，是八點鐘。他走到窗前，看見一輛熟悉的汽車，在昏暗中開走。

他在房間裏踱了好幾次。

——過一點鐘，假使成功的話，萬西里也夫便一定打電話來了。

他聳了聳肩，他有些害怕。他害怕這批人中有什麼人出岔，非但把事情完全弄糟，還會發現線索而找到他的房間裏來。他胡思亂想，愈想愈怕。

——不要想，不要想……

這話說可容易，執行却很難。所以思想還是兜着一個圈子：

——他們現在在哪裏？已經動手了吧？也許已經在巡捕房？已經把我供了出來？

第十八章 血腥的星期六

——喂，是史特列里錯夫先生嗎？

——你是克特小姐嗎？

——我有幾個鐘頭的空閒，假使你有空的話……

——我沒有事情，並且叔叔的汽車在我這裏。

——我在霞飛路和X路轉角等你……

——我馬上就來。

心裏覺得非常愉快；每當這樣快樂的時分，便想起一首詩來：

勇敢，突然

電話機上的女子的聲音。

多麼甜蜜，和諧

這沒有身體的聲音。

克特的纖美的身材，顯露在空曠的霞飛路上。霞飛路上的行人爲了相當的安全，都躲到屋蓋下面去了。

——你像測時機一樣地準守時間，——克特說着，把纖細的、套着手套的手伸給史特列里錯夫。

——這個稱頌守時的禮物，應當送給「老頭子」。

他把汽車叫作老頭子，克特覺得這個叫機器的女愛的名字很可愛。

——你把它當作活的，很好。

——難道它不真是活的嗎？

他是一個生長在偉大建設的國家的人，他覺出機器的感覺，甚至有些愛機器。因爲機器裏包含着強大的人的聰明，天災的勝利者，自然惡勢力的勝利者。

——現在我們又沒有什麼工作了，——克特說着，汽車已開向福煦路去。——戒嚴打掉了一切跳舞場。

史特列里錯夫不則聲。雖然他沒有權利去批判克特的職業，但是他是反對舞女的職業

的。

——你不知道，白天有了空閒，是多麼快樂，——克特說，——舞場奪去了我們晝夜的時間：夜裏跳舞，白天睡覺。誰完全和世界隔絕了，誰才真幸福。

——難道沒有改換工作的可能嗎？

——除了跳舞，我沒有什麼知識。最多只能賺個五六十塊錢。但是舞場却給我三百！

——但是金錢不能決定一切啊。

——在你們蘇聯，但不是在上海呀！

——史特列里錯夫不禁想起蓋書林來，蓋書林的學生勇敢地在砲火之下工作……

——不，你不對……

——想了一會又添加道：

——在上海的白俄人中間，金錢確是決定一切的……流浪的白俄已經完結了，它非但完全不明白現代的俄羅斯，它也不知道它究竟要什麼。

——它要錢……

——當然，其中有大部分是從事政治投機的。間諜、破壞者，這些祖國的敵人所能給予外國反間諜的，只是他們所愛的外國罷了。……

——突然一聲大響，似乎很近，打斷了他的話。

——什麼？——克特的臉發白了。

——炸彈，還相當遠呢。

——就在這附近罷？

——不，還遠呢。在外灘什麼地方。

他們把汽車開到福煦路上。一輛中國記者的小汽車在旁邊閃過。

——炸彈落在華懋和匯中旅館上，——他認出史特列里錯夫，向他高聲說。

——炸彈落在華懋和匯中旅館上——上海的心臟上！

但是這個思想立刻有另一個思想來代替。

——要去看看蓋書林！

街道像受驚的蜂房。一個號外都沒有發出，但是每一個人都知道所發生的事情了。用耳

語傳播着死傷的人數。

克特沉默着。

這衝進安靜生活的恐怖，刺戟她作一個意外的結論。

——金錢！萬能的金錢！但是現在，有錢的人，慣於用錢來統治生活的人，只成爲一塊可憐的肉了。銀行家和苦力之間是沒有分別了。

史特列里錯夫說：

——炸彈的爆炸，炸彈的爆炸發生在世界的各處。它的政治意義……

克特用包含着眼淚的眼睛注視他。

——難道回到殺戮嬰孩的生活嗎？

突然她看見簡直像幻像的一幅圖畫：

一條微微流着的血流，就在那旁邊被血所沾染的地上，一雙小孩的鞋子。只有鞋子和血，沒有衣服和肉。

她低下了頭，哭起來了。

史特列里錯夫停住了汽車。

——克特，鎮靜些，別哭……我送你回家好嗎？

——不，不，你到蓋書林那裏去罷。我馬上就好……這只是神經質罷了。

史特列里錯夫望望天空，飛機還繼續汪汪地翱翔着。

這時他才想起他所研究的發明物。

汽車又開動了。克特仍舊痛苦地墮泣着。

——天啊，生活多麼可怕啊，——她說。

史特列里錯夫把汽車開慢了。

——在大世界那邊有難民收容所，——他解釋說。

在他們面前，這個娛樂場的高塔，像蠟燭似的直冲雲霄。這專為娛樂而建築的房子，在破產的、無家可歸的、喪失了將來的中國人羣的背景上，顯得又可笑，又可惡。

這是罪惡都市裏的最可怕的一個對比。

史特列里錯夫轉過頭去看克特，想要知道她的印象，突然一聲可怕的巨響，並且有一個巨大的力量把他從車子裏拋出去。他失去了知覺。

第十九章 在死亡的王國

克特銘在地上幾分鐘，沒有動。由於強烈的撞擊，身上難受地痛楚着，整個痛楚都集中到頸背，對於其他思想和感覺不再有地位了。後來她慢慢地張開眼睛，淡藍色的溫和的天望着她。

——史特列里錯夫怎樣了？——這思想在腦子裏閃過，就像有了符咒似的靈驗，她忘記了痛。她跳起來。由於血腥，她的頭開始旋轉，但是她支持着。

還圍狼藉着破裂的肢體、腸、肺、手、腿、燒焦的肉、燒毀的衣服、磚頭、石塊、五金的碎片。

破碎的玻璃在日光下閃耀着，還熱着的人血像一條一條小河似的在各處泛流着。有人呻吟，有人號哭，有人已經痛得默不作聲。

克特本能地向前推動着。她機械地拍去自己身上的塵灰，整整頭髮。她的眼光落到她的已經被血染紅了的白鞋上……

整個大世界的廣場上都是呻吟聲、喊叫聲、痛哭聲，從那些幾秒鐘以前還是人的殘體裏流出來的血液，突進這女子的腦子裏。

她是站在瘋狂的國境上。只有一個目的，一個要求在迫使她克服身體的苦難。

——史特列里錯夫在哪裏：

她在活人，半死人和死人的坟地上走着，注視每一個被空前的苦痛所苦難的面孔，向前走着。

——史特列里錯夫，史特列里錯夫——血在她的太陽穴裏敲着。

在呻吟聲和喊叫聲中，現在又雜進機器自行車、汽車、自行車的喧聲。這是趕來救護的警車和救護車。

史特列里錯夫朝天驕着，兩手張開。她在他的面前投身跪下，用耳朵貼到他的胸膛上。

——心跳着，還活着！

他慢慢地張開眼睛。

——克特！

——我在這裏，我愛……

這幾個字自然地迸裂出來，但是他聽見了，明白了。

——你這是說得多好啊！——他支撐起來。

——不，似乎，這是你使我這樣說的。

他站起來，但是搖幌着。她去扶住他。

——該離開這裏，我要休息一下。

於是他們手攏手地走了——經過呻吟着的人們面前，但是他們已經無力給別人援助。

法國救護員跑到他跟前：

——送你回家不？——

不用。不用。你們的救助對於別人更需要。我能走到家。

新鮮的空氣衝進特列里錯夫的肺裏，他覺得輕快了許多。

——克特，你的臉上沒有血色。

她柔弱地微笑一下：

——這是小事，主要是你還活着，還活着。

他緊握她的手。

在這兩人的目光裏又現出從前的，聰明的真誠，在他們的心上又怒放着真實的愛情的鮮花，不受任何阻難，比死亡還要有力。

——無論怎樣，親愛的，你記住，你是，只有你是我所愛的人。

克特的眼睛燒着奇怪的火花，她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美麗。

史特列里錯夫把她的手拿到嘴唇上。

——我們的愛情應當是不可摧毀的，——他慢慢地說。——因為我們經歷了死亡……

克特用手按住太陽穴：

——戰爭！這還不是真正的戰爭。將來怎麼樣呢？這火的死亡！

——不，——史特列里錯夫真誠地回答說，——你記得不，你曾經問過我，我為什麼到

上海來。那時我沒有回答……

輕微的紅暈泛在克特的蒼白的臉上。

——別說罷……

他不讓她說完：

——不，為什麼？現在——他特別着重這一個字，——我可以向你說了：我是來研究我

叔叔的發明的。這個發明會使空戰沒有可能。

——這多好啊，——克特說。

——是的，這是對於整個人類的幸福。

他們兩人手攜手地走着。

上海是它有史以來第一次在一天中死去這麼許多人。

——誰能保障明天炸彈不落在我的街上，我的屋上。

他們走着。史特列里錯夫說：

——得僱部汽車送你回去，刺戟太甚了……

——不用你送我……

對於他的奇異的目光，她回答道：

——我要獨自回去。

她當着史特列里錯夫的面前，向汽車夫說明他所知道的她的住址，走了一段路，她又告訴車夫新的——她的真住址。習慣於這一套的車夫，並不表示奇怪，很安靜地改變了路線。

她回到旅館，把血腥的衣服脫下。她一開見血腥，她又撩起回憶，忍不住了……

克特在浴室裏才恢復了自己。

她在臥床上睡了靠近一小時的光景。她突然跳起來，開始迅速地穿衣服。在鏡子裏看了個滿意之後，便走出房間。

克特坐到汽車上。

——霞飛路……——她安靜地命令說。

這是阿爾加其也夫的地址，汽車輕快地開去。

第二十章 綁票

波爾特涅京突然停住汽車。

——是這裏嗎？——戈羅忘切夫簡短地問。

——還得再向前，稍爲走一些……

萬西里也夫從汽車裏跳出來，其餘的人跟在他後面。

——把狗藏起來，——托里茨基把斯米特羅生手槍摸出來，被戈羅忘切夫看見，簡短地，像責罵似地對他說。

步槍的射擊聲聽得非常清晰，手榴彈猛烈地爆炸着，機關槍發出尖利的聲音。

五個人沿着牆壁慢慢地向前移動。戈羅忘切夫走到萬西里也夫跟前。

——現在我們究竟在誰的土地上？

——現在中國人和日本人都能把我們做瞄準的目標。

戈羅忘切夫走在後面。萬西里也夫覺得心跳得厲害，他輕聲地說：

——這裏。

他摸出手槍，把門上的銅牌敲下來，然後用腳把它踢在一旁。其餘的人也走到門前。萬西里也夫敲門。聽見樓上有脚步声，然就又聽見皮鞋敲擊樓梯的聲音。

——誰？用英語問。

——巡捕，萬西里也夫也用英語回答。

——不會是巡捕的……

——我們是巡捕。

門裏沒有聲音回答。

——那末我們將不得不打破門了。

——我將不得不開槍了。

沉默了一分鐘。萬西里也夫向戈羅忘切夫擠擠眼，戈羅忘切夫也向其餘的人擠擠眼。喜劇該結束了。受粗壯男子的壓迫，門被打開了。立即發生槍聲。托里斯基手裏的手槍滑下，手扶住心口，倒下，戈羅忘切夫在地板上扭住一個人，並且向他高叫道：

——手槍繳出來！

——你對付得了不？萬西里也夫問他。

——對付得了！

萬西里也夫跑到樓上書室去。一眼看見關着的保險箱，他便知道這裏已經不能找到什麼了。他把一個金質的半身雕像，很老練地塞在袋裏，走下樓去。戈羅忘切夫命令捆綁俘虜。於是大家把那人反綁了手。把棉花塞在他的嘴裏。萬西里也夫走到托里斯基跟前。

——完了！正巧打在心口。

他拿了一個粗重的鐵器，把死人的面孔打了好幾下子。

——爲了別給人認識，——他解釋說。

——我以爲不妨把他帶到附近的什麼街上，再把他扔下去，——戈羅忘切夫建議。

——好！

萬西里也夫又在房間裏掃視了一遍，然後把托里斯基的口袋一翻，幾個錢幣，一把小刀，一地運動獎章。

——沒有什麼好東西。

戈羅忘切夫和另外一個年輕的人抬了這孩子的屍體，其餘兩個人抬了俘虜。汽車已等在門口。波爾特普京立刻開了瘋狂的速度。

——把屍體扔出去，——萬西里也夫命令，於是托里斯基的屍體便落在街上。過了半小時汽車已經開到公共租界。有兩個人奉命下車。車裏只剩三個人了：萬西里也夫，波爾特普京，被綁的俘虜。汽車又停下來。波爾特普京走出汽車，看看四週。

——誰也沒有！

——誰也沒有我們來拖！

他們把俘虜拖上狹小的樓梯，塞進一個小門裏去：萬西里也夫把門關上。

——現在可以喘一口氣了。我們大家來喝杯酒，然後你再走……

——你就打電話給阿爾加其也夫不？

——讓他等等好了！不忙！

他們喝酒，被綁的人在地板上掀動。波爾特普京用皮鞋頭去踢他。萬西里也夫提議把他放到床上去。

——放在地板上也死不了。他把那小夥子打死了。

當波爾特普京走出去的時候，萬西里也夫把俘虜的腳解開了，使他能走到床跟前，然後把他推在床上。

——這樣子稍爲便利些。但是，若是想要逃跑，我便開槍！記住！

他去打電話。

——我向你報告，戈林教授已經依照你的命令弄到手了……

——密室沒有讓人知道麼！

——沒有。就是我和波爾特普京把他送到密室的。辦事的時候，托里斯基被打死了。

——說話別提名帶姓，托里斯基英勇犧牲，這是一種熱情，……很好，你看着他，我等環境許可，馬上就來……

——你得來付我的房錢啊，否則……

——我一定付，用不着你說……

阿爾加其也夫掛了耳機，快樂地呼吸了一下。在他的神經的視線裏，又出現了一所阿爾加其也夫在紐約的大偵探辦公處。

未來在向他微笑……

第二十一章 克特訪阿爾加其也夫

——克特小姐！來看我？什麼命運？什麼風吹來的？——阿爾加其也夫用許多問題迎接這位年青的女郎，在他的含有諷意的禮貌裏藏着什麼特別的、難於捉摸的東西，這使克特謹慎起來，她迅速地改變了她在旅館裏所擬定的計劃。她說：

——我有非常重要的消息，我首先要問明，報酬是多少……

——噓。親愛的克特小姐……噓……

——爲什麼？

——因爲戈林教授已經不在上海了。

——你把他綁走了嗎？

這問題問得又意外，又突兀。克特看阿爾加其也夫突然變化的面孔，她已經猜着了。

阿爾加其也夫假意地笑道：

——這是你們女子的羅曼諦克，什麼綁架啊，藏匿啊……教授走了，事情也就完了。
——他會上哪裏去呢？爲什麼？

阿爾加其也夫聳聳肩：

——對於這事，我已不再有興趣了。

——發明呢？

——我得到最確實的消息，他發明的是消毒器。

假使克特要證實阿爾加其也夫是否真是說謊，那末現在她可以證實了。

——那末。願你萬事順利罷……

——你帶什麼消息給我呢？

——你不是已經不關心戈林教授的事情嗎？

她走向門那裏去。阿爾加其也夫攔住她的去路。克特的眼睛奇異地釘在阿爾加其也夫的

臉上。阿爾加其也夫說：

——不和你開玩笑，你並沒有做什麼，就拿我一千塊錢，現在留下罷。立刻給我簽張支

票。

——我對這連考慮的餘地都沒有。

阿爾加其也夫的臉呈現出這樣的顏色，她不禁退到牆壁跟前。

——不考慮，——他切齒地說，——好，我來強迫你考慮。

他走到她跟前，伸着雙手，帶着充血的眼睛，不像闕涉文化的人，簡直和猩猩一樣。
克特不禁喊叫起來。

——犯不着，反正是聽不見的。槍聲也不能從這裏聽見。

他繼續向前推進。突然停下來，然後又慢慢地退到牆跟前。小白郎林的槍口直視着他。

——值得給你開一槍，你這壞蛋？幾乎蒼白了臉的克特，從緊咬着的牙縫裏透出這幾個字。

——難道你這樣怕開玩笑嗎？我怎能……

克特向他投去一個輕視的眼光！

——你什麼都能做得出，假使有什麼阻止你做出來，那便是懦弱……

——親愛的克特，不用生氣。究竟我們並不是最後一次辦事情……

——請你相信，這是最後一次。你假使再敢到我那裏去，我便把你從樓梯上用下去。

——別生氣……

克特走到門跟前。在她的聲音裏帶着諷刺的音符：

——我並不生氣。但是你怎能以為，我會沒有武裝就走到虎穴裏來呢？再會！

美國鎖關了起來。阿爾加其也夫倒在安樂椅裏。他的心苦痛地緊縮起來。

——那女騙子真會殺人的，她的撒旦似的眼睛，只要一動，子彈便穿出來了。

他喝了一杯酒，走到電話機跟前：

——萬西里也夫嗎？我們的客人怎麼樣？很好不？當心地看顧他。我有點事情，暫時不能來。你要小心地看住他！

他又喝了一杯酒。他向自己提出了一個固定的問題：「克特是不是會給我弄出什麼不利的事情來？」他從各方面來作答覆，無論如何，所有的決定都是於他有利的。

電話鈴聲。

——喂？

——第七號通訊員報告。

——戰線有什麼消息？

——S區被砲火消滅了。

——謝謝……

阿爾加其也夫用不着去找地圖，證明被消滅的所在地。因為剛才就在那裏發生了案子。戈林教授的房子就在S區。阿爾加其也夫高興地搓搓手。

——現在一切都沉在水底裏了。絲毫用不着擔心克特的搗亂了。

克特走到街上，心緒是猶豫不決的。在她的臉上反映出沉痛的內心的鬥爭。

——沒有辦法，——最後她終於說，——我本要免過這個痛苦，但是必得來身受這個痛苦了。

她走到商店裏，打電話給史特列里錯夫。

——我有要緊事情和你談談。你什麼時候能接見我？

——你現在就來好了，爲什麼這樣拘形式呢？

——我過十分鐘就到。

白郎林輕輕地摩擦她的手。

——你今天看見了人，——她帶着苦笑想道，——你嘗着了血，要做殺人的勾當，你需要犧牲。但是你稍爲等一會，我當用自己的血來祭你。快了……

她走出商店，決定步行走去。但是她覺得兩腿搖晃，支持不住。血腥的星期六以可怕的重擔壓在她的肩上。

——還有誰在一天受到這許多痛苦的嗎？——她帶着苦笑，問自己。

汽車出租處沒有空閒汽車。她幾乎無力地坐到凳子上去。

——可怕的日子！小姐，可怕的日子！——汽車出租處的職員對她說。

她低下頭去。命運要她的利己主義的、殘酷的小小的生命作最後的清償。她決定完全照

賬付清。

第二十二章 承認

——叔叔被殺了！——史特列里錯夫迎接走進來的克特。

——什麼時候？被誰？

——今天靠近七點鐘的時候，他所居住的區域被砲火轟燬。消息是完全準確的，蓋書林打電話告訴我的。

——今天七點鐘？——克特透過一口氣來。——假使是這樣，那末他還活着……

——你說夢話嗎？——史特列里錯夫奇異地注視她。

——不。你的叔叔在這時以前被人從他的住所裏綁走了。

——這是不會有的事情。他對於政治沒有任何關係，他並不是富有的，他也沒有什麼冤家。

——你相信這些話嗎？

——完全！

——但是，假使我告訴你，我——你的克特！——來和你相識正是受了那些他的毫無關係的冤家的命令，是爲了來當間諜，從你的嘴裏探聽戈林教授的祕密，你將說什麼呢？

——這是惡意的假想，沒有這樣的事情！

——這是事實。

克特的頭垂在胸前，猶如是重鉛所製造似的。大顆的眼淚流在她的蒼白的頰上……

——克特，你說什麼話？你今天受了這麼許多刺戟，你有病了罷……

在史特列里錯夫的眼睛裏顯出痛苦與不安。

——不，我沒有病，你却有病。你害了戀愛女人的病。關於這戀愛應當快些忘記，愈快愈好……

她像孩子似的，無力地用手遮住了臉，她高聲地啜泣起來了……史特列里錯夫一點也不明白。克特的話他覺得絕對是神經錯亂。請醫生的思想，在他的腦子裏閃過。

——顯然是神經受了刺戟……我這餿子，怎能這樣一下子把叔父遇難的消息告訴她呢，她本來是神經錯亂了，竟又給她再打了一棒子……

克特抬起頭來。

——最困難的是向愛人證明自己的卑鄙。我本來想避免這個的，我想……

史特列里錯夫狐疑地看着她。

——也許是，——在他的腦海裏閃過。——不會的，不會的，這當然是噁語。

——我想，克特繼續說，——我想不再見你，就這樣從你的生活中離開了。我到那出錢

打發我來監視你而探聽你叔父的發明那人那裏去……我要把錢扔在他的臉上，停止他的陰謀，然後……

她的聲音又中斷了……

——然後，我便離開上海，……但是在和他談話中，我得悉你的叔父被綁了，於是……
史特列里錯夫聽着，不放過每一個字。克特猜出史特列里錯夫的心緒。沉重的痛苦，也許是最可怕的痛楚，甚於這今天的，整個苦痛的一天，充滿她的靈魂。只有那種曾經拿自己的手去打破她所唯一親愛的人的信仰女子。受過這種聞所未聞的精神的拷打的女子才明白克特現在的心裏在創造些什麼。史特列里錯夫對她的不可撼動的信仰，感動了她，一種被愛的與愛人的女子的聖潔的驕矜，充滿了她。而這個信仰把一個可怕的義務放在她的面前，這一個義務，她從前是不瞭解的。當她提出吐露真情的問題時，她的聲音是這樣平和與安靜。

——你記得我的地址不？

——當然記得，你是住在……

——我從來沒有住過那裏。我租那間房間專是爲了轉移目光的，現在一切都解決了。

克特告訴他，她是住在旅館裏，並且把旅館的名字也告訴他，要他打電話去證實。

史特列里錯夫走到電話機跟前。他仍舊相信克特是說夢話，他立刻去打電話，是爲了安慰她而不是爲了證實。從旅館裏來的答覆，使他怔得聳了耳朵似的。他的臉上現出那樣的苦痛，克特不禁衝到他跟前去。他推開了她。

——不，不。我心裏是平靜的，你把一切都說出來罷！

她開始講述，阿爾加其也夫怎樣到她跟前去。他打斷她的話。

——不，你從頭到尾地講，講自己的事情，不要單講我叔叔的事情。

於是克特靠在椅背上。她的生活史的一幕一幕的情景在她的眼前閃過。這些往事，想起來是多麼難過，那更不用說了。但是他既然要聽，就只好說了。

——等一會——，史特列里錯夫止住她，——叔叔怎樣……

——現在晚了，來不及採取什麼辦法了，要等戒嚴的時間過了再說……我的通行證……

——他不會有生命危險嗎？

——暫時不會有。阿爾加其也夫還沒有會見他。這是我所深信的。他和我齟齬了之後，

不會立刻就去的……

——要去報告警察不？

——假使可以這樣辦的話，我便不到你這裏來了。可是這樣的發明……

——你的話對，這種發明是國家的祕密。但是我們怎樣去營救叔叔呢？

——他在什麼地方，我大概曉得。

——那末問題便解決了，我們爲了一種原因不願意警察干涉，他們爲了另一種原因也不願意警察干涉。我們明天早晨開始行動。我想，我們一定能够把他救出來的。多麼幸運啊，這次綁架，實際上倒是把他從不可避免的砲火中救了出來。

他抬起眼來看克特：

——你以爲，阿爾加其也夫會來監視我們不？

——他現在也像我們一樣，被戒嚴所束縛着。

他把桌上的燈移動了一下，把自己隱藏在暗影裏。她明白，他在等候她的故事，等候她的說教，她不願意在他的面前有什麼辯解，她知道她沒有什麼可以被原諒的。她要這樣做，只是爲了完成她的義務。

必須知道她的真實的生活，看出她生活中的矛盾，可憐的、利己的、貪慾的、出賣的壞處，她必須把自己的真實的肖像向他表明，要他毫不憐惜地把她從聖潔的心裏扔出去，把地位讓給一個有人格的純潔的姑娘。

她過去的一切，從泥掉裏爬起來站在她的面前。她都給他講了……

她不經意的摸到錢袋裏的那把玲瓏的手槍。

以後怎樣呢？當然，這將是一個無名女子的自殺。

第二十三章 克特的懺悔

——我的父親，我已經對你說過，是一個手藝人。他是隨着一批難民的浪潮，逃到上海來的，他弄得很不錯。他關心我的教育，他是一個很通達、眼界很闊的人，雖然他是自修起來的。

母親却是另一種人，她很美麗，不大注意家務，過着很輕浮的生活。我以爲，我父親的死，她要負着不小的責任。當他死的時候，我十二歲。我現在還記得他的緊蹙着眉頭的、蠟紙似的面孔。兩手交叉在胸口……

過着寂寞的日子。母親絲毫不照顧我。我是她的賣弄風情、羅曼斯、陰謀、欺騙的見證人。我自己也不得已地撒謊，執行母親的命令，給她向她的拜倒者傳達命令；應付他們的問題，幫助母親，欺騙她的所有的愛人。

這種環境，起初很使我痛苦，後來便習慣了。母親和她的女友們的談話，使我相信：並沒有別個世界，也不會有別個世界。

我還是一個小女孩的時候，我便不亞於一個有經驗的女子似的懂得生活了。我很明白聚集在我家的男子們的父性愛的價值。我絲毫沒有處女的幻想。我不等候拯救者，漂亮的王子，童話裏的騎士。

父親的形象繼續給我留下寶貴的回憶，但是我在我自己的思想裏把他判定爲一個不是這個世界的人。我認爲，他是盲目地生活着的。母親的女友們的婚姻，我父親的婚姻，使我竭力遠避家庭的重擔。

十五歲，當母親把我送到舞場去跳舞的時候，我便是一個冰冷的、無視道德的女人了。直到現在還是這樣。我知道，我是美麗的，我會引起男子們的願望，我準備滿足這個願望，但要在比較有利的條件之下。

我嫌惡母親，並不是嫌惡她的行爲，而是因爲她真個愛上幾個流水似的來往着的男人，時常把那些從別人——非愛人的手裏弄來的錢放在這種男人的貪慾的手裏。

我也容許熱情的奔流，但是只作爲滿足，而不把它視爲生活的因子。對於我，生活的因子只有一個：錢。

由於這一點，我不願母親的勸告，即使是有利的，我也不接受，而等候更大的願主。我知道，男子是感情的、盲目的。跳舞場的女子才是真真的女子，而不是淑女，假使她有會說的嘴，冷酷的心，她便能夠獲得許多。

我的計算是證實了。他——我的第一個「愛人」——是一個老頭子，他不美麗，但是却非常富有。他的社會地位和他的資本相等。他看中了我——姣好的女子是值得注意與獲得大支票的。我很圓滑地應付着愛情，像應付買賣一樣。母親勸阻我，有一次我用刀逼她到屋角裏

威脅道：

——如果再說一次……

我們整個跳舞場都是靠了這種羅曼斯而生活的。我比誰都安靜。我玩得規模很大。

我決定做K夫人。

我十六歲，我注意一個問題：不要讓步得太早，也不要反抗得太久，我用我的坦直和『頑固』來投機，比我的母親做得更圓滑，更敏捷，更聰明。

當我得悉，『我的老頭子』——我是這樣稱呼他的——探問各方面來調查我的時候，我覺得很幸運；我的行爲是一個跳舞場女子所不能有的。我等候着給我的最後的安排。這個時候終於來到了。老頭子高興得發了瘋似的，他知道我是愛他的——事實證明這一點。他把我從『壞勢力』中拖出去，——已經太晚了——他以關心來圍繞我，他負責來教育我。

我高興地又拿起書本來，我所注意的，當然不是知識而是知識所發出的力量。

我的兇狠的計劃實現了，我必須做K太太。我們已經訂婚，當命運一下子把我的陰謀的蛛網打破的時候。老頭子死了。

我又出現在街頭，但是我這十九歲的女子已經在銀行裏有二萬多塊錢的存款，同樣數量的珍寶。我又跑進跳舞場，當然，地位愈弄愈好。

誠實的勞動，還思想嘲笑我。跳舞場裏可以成千的賺。跳舞場猶如放大鏡，金錢如流水

似的滾來。金錢，也只有金錢可以引誘我。

我和我的女友不同，我最不浪費金錢，我的薪水便已經够花了。有時我還把薪水也存在銀行裏。

雖然問題只在於大項款子，但是我也選擇我所歡喜的人，——當然只是在這個字的最狹義的上面。有時我也有這樣的羅曼斯，在這種羅曼斯裏只有一個感情的賞賜。然而羅曼斯從來不妨礙我所擬定的生活路線的計劃。準確些說，我是一個冰冷的、靜靜的有計劃的妓女……

二年以前，我開始對於反間諜發生興趣。我相信這是能够弄錢的。起初我碰到阿爾加其也夫。第一次他付我十塊錢。我受了這錢，我知道，事實上這只是定錢。後來我的情報給我弄到幾千塊錢，連最後一次，你的案子的錢，我一共收到……

幾月以前，在我的生日，我覺得我是一個十分幸運的人，我在銀行裏有五萬塊錢，靠了我一個在海關裏做事的愛人的疏忽的閒談，便弄到一萬五千塊錢。

我有一個有錢的法國愛人，我預備嫁給他。

我認爲，我並不是空空地活了二十三年。我覺得我是這卑鄙奸惡的世界的勝利者，比別的盜賊更強大更敏捷。

如果有誰對我說愛情和義務，我便當着他的臉，對他哈哈大笑……

她又沉默下來了。立刻聽見戰鬥機在空中的咆哮聲，這夜又不知要殺死幾千上海人。在遙遠的地方，像嚴峻的音響的效果似的，響着重砲的聲音。

第二十四章 舞女克特死了

晨光以淡藍色的光亮，流進史特列里錯夫的公寓，當克特講完她的冗長的懺悔錄的時候。

——這便是一切……現在應該去救戈林教授了。她重重地呼吸了一口氣。

——你將來把這件和白俄女間諜冒險的故事，講給你的妻子聽的時候……

史特列里錯夫搖頭。

——爲什麼我要回想於我們兩人大家都不快的事情呢？

——是的，當然，你最好把這段插話完全從記憶裏勾消了。我應當離開你的生活……

——這段插話，固然應當勾消，但是你却怎麼樣呢？

克特用充滿着奇怪的眼睛注視他。

——最後我要……

——假使你願意的話，我們可以，甚至於應當忘記舞女克特，她已經在血腥的星期六，在大世界前面的廣場上被炸死了……

——但是我還活着呀……

——是的，你是我的克特，我的克特還活着，並且要活下去。但是所過的將是真正的、良好的、光明的生活。

克特從椅子上站起來。

——你是要說，你原恕我嗎？

——我要告訴你，我是沒有什麼要原恕的！

——看出她的奇異，他又說道：

——我們弄清清楚。你是依照那種過去生活在裏面的生活形態來確定你的生活的。你對於強盜的關係，你是拿同樣強盜的手段來對付的，爲了使你覺醒義務、愛情、責任的感覺，應該人道地來接近你。應該批判的不是你，而是你的社會環境，這社會環境是早已被人批判過了。

克特用手摸摸發燒的額骨。

——難道過去的一切，真就像惡夢似地消逝了嗎？難道將來還真能光明和快樂嗎？她深深地注視史特列里錯夫的眼睛，在這雙懇切的眼睛裏她找到了一個確定的回答。

——你再考慮一下，——她說，——也許，這是你的寬容大量？也許你現在這樣很簡便地，很善意地，很真誠地把我的過去告一個段落，你以後自己會後悔你今天的遷就？

史特列里錯夫走到她跟前。

——你在這裏有一種很可怕的心理學。在你的言語裏，在白俄的文學中，在成千成萬的瑣碎的細事中，都顯示着一個事情——可怕的個人主義的事實。

——你不是自己說，蘇維埃國家需要個性很强的人嗎？……

——強烈的個性，在蘇聯的意思是說一個活潑的人，他具有多方面的興趣，緊握着現實，他是一個能影響生活並且自己也在這種生活的影響之下的人。這並不是空想，而是事實！而你的個人主義呢，却造成人造的個性。這個性相信，它的一切高貴和它的一切缺點，都完全由個性所致……你的個性生活在一種沒有空氣的空間里。

——我不完全明白你，……

——這是很簡單的。你把你自己的行動和行爲看做是你自己精神活動的結果，所以無力去改正它們。我却把它們看做是許多外界影響的結果，只有在外界找到什麼援助，你才能和它們對立起來。

——你都很好地想遇到了嗎？

——很好地想過了，克特。並且這不是僅僅可適用於我們的個人生活。

克特的手放在史特列里錯夫的背上，那種連時間的本身都停止下來對於他們不能遺忘的幾分鐘來到了。

克特第一個回復到現實。

——現在我們需要設法去救叔叔了。我猜想出，他們會把他藏在什麼地方。阿爾加其也夫有一個密室。有一次，我曾經到過那裏……

——他知道你是他的敵人，他把叔叔從那裏搬到別的地方去了……

——不，我相信，我不知道那地址。我是被紮了眼睛，送到那裏去的，汽車在市內兜了一個大圈子。總而言之，一切都是依照威爾士小說裏的祕密條件的。

——那末你怎麼又會知道真實地址呢？

——我是採用一種方法的，這方法現在無暇談到……我想，我們應當九、十點鐘去，早去了會惹起懷疑的。我要做得不聲不響……

史特列里錫夫贊同地點點頭。

——此外，我想再請一個青年人去，以備萬一。

——是白俄嗎？

——在護照上是白俄，但是他願意給我們幫助的。

——由於愛國的原因？

——一部分是，但是主要是由於歡喜冒險。

——可以相信他的嚴守祕密嗎？

——可以，可以。

電話的交涉，沒有費一分鐘。

——一切都順利，——克特說，——他的公司現在正巧因戰事關係停業，他有工夫，過半點鐘就來……

——好極了。

克特突然哈哈大笑起來。

——可是，你和其他的人是多麼不同啊，史特列里鐸夫！

——不同在什麼地方？

——無論什麼別的人，爲了這個青年人一定要鬧一場吃醋的戲。爲什麼？他爲什麼你——招呼就來了？什麼原因？他是你的誰？你是他的誰，諸如此類的問題……

史特列里鐸夫很平淡地回答道：

——我不能愛那我所不尊敬的人，我不能尊敬那我所不信仰的人。

克特用一個幸福的、安靜的、光明的微笑回答他。

第二十五章 叔叔救出了

莫西里也夫很早便醒來了，精神很不爽快。

——和這老頭子坐在這裏，和軟禁一樣。媽的，阿爾加其也夫究竟什麼時候才來呢？他惡意地向戈林教授說視一下。

——睡覺？我要是他，便不睡了！

他覺得別人比他還要難受，並且要難受好幾倍，於是他就覺得自己相當舒服了。

——得喝點茶呀，——他想着，因為沒有什麼事可做，便很細心地鋪桌子，拿出一個大茶碗，一盤子香腸和麵包，把麵包切成一塊一塊的，切得很均勻。然後才從瓦斯爐上把開了的茶壺拿下來。

——教授，教授，——他向戈林喊道。——喝茶……

戈林不回答。

——決定宣佈絕食嗎？餓餓看！等一會你就自己請求要吃了……

萬西里也夫消磨着時間地吃着。

戈林教授以頑強的、什麼都不關心的目光直視着天花板。他從萬西里也夫的語氣已經猜出他的被綁是和蘇聯敵人的勢力有關的。他又猜想到，綁他的人，大概已想像出他的發明了。在這種情形之下，他有受拷打的危險。他聽說，健康的人能忍受拷打，在死以前因此比體弱的人要多受許多劊子手們的血腥的藝術。他爲了使身體軟弱，他決定不吃東西，雖然饑餓很苦惱着他。

他不想遇救，他只是靜靜地等候着死亡。

——發明已經在有出息的人的手裏，——他自己安慰着自己。

萬西里也夫吃完了。他罵道：

——爲了你，坐在這裏！難道快樂嗎？

沒有得到回答，戈林教授一句話都不和萬西里也夫說，這很使他的「軟禁」沒有聲色，他又添加說：

——等阿爾加其也夫來了，你可得說話啊。我能救你……

好似是證實這幾句話似的，發出了敲門聲。

——誰？

——舞女克特。奉阿爾加其也夫命令來的。

萬西里也夫是知道舞女克特其人的，她既然到了密室的門口，應當放她進來，他走到門跟前。

——阿爾加其也夫自己爲什麼不來呢？

——他現在不能夠。他甚至於怕打電話。戈林教授的綁架，給警察當局知道了。……

打消了最後的懷疑，他開了門。他當即落在一個青年漢子的有力的懷抱裏，那青年還快樂地嘻笑着。

這對於萬西里也夫是這樣突然，他只能像蟹似的，鼓起了眼睛，問道：

——你是誰？

——我是羅哥靜，你是混蛋！——這樣的回答，使萬西里也夫覺得簡直腦蓋都分成兩瓣了。

——低聲點，低聲點！——克特微笑地止住這個熱心青年。——最好走進房間裏去，把這種演習在密室裏表演。

羅哥靜舉起一百五十斤的萬西里也夫的肥屍，帶回房間裏去。史特列里錯夫用刀子割斷教授手腳上的繩子。

——呀，史特列里錯夫，你怎麼到這裏來的？你怎麼知道的？這位婦人是誰？

——以後再說，叔叔。你先說，你身體怎樣？

——手腳有些痛……但是主要是要吃……

——難道這壞蛋沒有給你吃嗎？——羅哥靜問，又把萬西里也夫狠狠地搖了一下。

——是我自己不肯吃，但是現在……

教授走到菜櫥跟前，拿了一段香腸。

——但是，——他用受辱的孩子的聲調說，——但是現在大概該走了……
克特笑起來了。

——不要緊，你可以吃。我們有時間。

史特列里錯夫決定審問一下萬西里也夫。

——你能說明是爲什麼嗎？

——不應當由我說明……

他的話沒有說完，因爲羅哥靜的拳頭又工作起來了。

——不應當由你解釋，爲什麼應當由你綁人？

——放我！——萬西里也夫終於說，懇求地。——我把一切都說出來。

於是他便把一切經過情形都說出來，說最主要的犯人是阿爾加其也夫。

叔叔把盤子推開。

——諸位，我現在又做人了。

——我們現在就離開這監獄，——史特列里錯夫說。——現在要解決的問題只是把這

「國家主義者」怎麼辦。

——放他！——教授提議。

羅哥靜的所有羅曼諦克的感覺反對這樣結束這次的冒險。

——不行，不行，無論如何不能這樣隨便放他！

史特列里錯夫看看克特。

裏。
——我想，放他沒有意思，他會把我們的來訪去報告阿爾加其也夫。最好把他留在這

——但是他同樣可以走的呀，——叔叔說。

——我不讓他走，我留下來和他週旋一會。

——可不要打他呀。

——一下都不打，真不打，——青年冒險家同意，然後又添加說：——但是要把他挪動一下。

史特列里錯夫和克特扶了教授出去。

——來，親愛的，——羅哥靜說着，把萬西里也夫拖到寢床上，——請你躺在這上面。

——我餓死好了，——那人自言自語說。

——別抖，別嘆氣。

萬西里也夫不則聲。但是當羅哥靜把繩子拉緊的時候，他又叫起來了。

——綁得很藝術，永久逃不開的。現在只要棉花一塞就行了。

——不用棉花，——萬西里也夫懇求說。

——不要嗎，不張嘴嗎？

他又把繩子細細看了一遍，然後又說道：

——我以為你最好睡着，那就不怎麼寂寞了。

萬西里也夫即使要感謝這個友誼的忠告，也不能開口，因為棉花塞滿了嘴。門關上，羅哥靜在樓梯上跳起狐步舞來了。

第二十六章 在匪巢

——克特，用不着你和我一同去，我自己會和他們說話的。

——我要再見見阿爾加其也夫的醜臉。

——你不是絲毫不認識他嗎？

克特想了一會才明白：

——啊，不錯，是的，認識他的是舞女克特，那克特已經死了，那可惡而卑鄙的女人

……

史特列里錯夫親暱地吻了她一下子，便走出去了。過了半小時，他便來到阿爾加其也夫的房間裏。

——有什麼貴幹？……阿爾加其也夫很客氣地問，但是瘦削了的萬西里也夫——他在前三天才被放出來——慌張地拉了拉阿爾加其也夫的袖子。

——這就是他，教授的侄子！

阿爾加其也夫的臉蒼白了。戈羅忘切夫却好奇地注視這位蘇聯工程師肌肉健壯的身材。史特列里錯夫安詳地把他們三個人看了一遍。他的眼光裏，又有蔑視，又有好奇。

——你要什麼？阿爾加其也夫終於放大了膽，說出這一句話來。史特列里錯夫用他的安靜而鎮定的眼睛捉住阿爾加其也夫的賊溜溜的目光。

——五天以前，你們這批壞蛋中間的幾個……

——不能小心些說嗎？

史特列里錯夫把眼睛轉向戈羅忘切夫。他們一個是穩定的蘇聯工程師，一個是潦倒的白俄青年，在他們眼光裏，顯示着兩個俄羅斯人的性格，或者正確些說，俄人性格的兩個階級：一方面是有組織的、自覺自己的目的的、竭力以自己的聰明與力量去執行偉大的任務，但是又忘記任何一個細小的瑣事的人；另一方面是狂暴混亂的、不服從監督的自由的人，在這兩種勢力衝突的時候，那狂暴不羈的勢力總是緊縮起來而退讓下去。

在史特列里錯夫的鎮定的目光之前，戈羅忘切夫把眼睛垂了下來。

——你們壞蛋中間的幾個人，——他繼續說下去，似乎誰也不打斷他的話，竟敢侵犯我的叔叔戈林教授。

——什麼話？——阿爾加其也夫驚異地說。——這與我有什麼關係呢？我是一個有名的社會事業家，與綁票有什麼關係？你要來誣賴我嗎？

——我們不用指東說西，——青年工程師冷淡地說，——我是來警告你。假使戈林教授，克特女士或是我再遇到什麼侵犯，我們就要來找你負責。

——說完了嗎？阿爾加其也夫問，竭力帶着諷意。

——沒有完！我爲了要相信你對於這個要求的執行，要你兩天之後便離開上海，這是你的出路……

——我不打算走！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但是我警告你，我要進行反攻的。

房間裏寂靜無聲。

——現在說完了，——史特列里錯夫冷淡地說了這話便走出去。

——這壞蛋，應該包圍住他，扯破他的衣服，——阿爾加其也夫暴躁起來。

——你爲什麼不扯破他的衣服呢？——戈羅忘切夫說。他如負重擔似的在房間裏走來走去，然後便走出去，一面問道：——你真走嗎，阿爾加其也夫？

——不，無論如何不走。

——有什麼指示沒有？——萬西里也夫也站起來要走，問道：

——暫時沒有。

他們走後，阿爾加其也夫獨自在椅子上坐了好久。他的一切計劃都失敗了。他現在自己

都在威脅之下了。他第一次受到威脅，他以往都是躲在幕後指揮的，別人却代他活動和受難。他素來以爲，腦子是用腦蓋保護的……但是他現在却思想也不能，計算也不能，只有一個思想纏住他：克特與中國流氓的關係很深。他也怕史特列里錯夫……

——是的，須要走！——終於他把自己畏縮的感覺做了一個結論，並且立即明白，這決定當着史特列里錯夫的面便採擇了。他覺得輕鬆了許多，雖然「紐約阿爾加其也夫偵探所」的迷夢被打破了，悲哀，還留在心上。

他想起那個外國大尉。他不怎麼滿意他，但是還不致於不援助他出走。簡短的電話裏的對話，更證明了這一點：

——謝謝，大尉，明天準七點。我一天亮就來。謝謝！……

出走問題的順利解決，提起了阿爾加其也夫的精神。現在只剩錢的問題了。若是平時，最好是放在銀行裏，但是現在……他最後決定帶了走。他開了一張五個數目字的支票，把存摺上的往來賬一筆勾消。他走到街上，在街上先兜了幾個圈子，以防萬一。銅獅子又出現在他的面前，外灘和從前的熱鬧相反，現在是冷清清的，他左右迴顧了一下，沒有熟人，才走進銀行。他點過了錢，又四下看了一遍，才走出銀行他在石階上站了一會，眼望着黃浦江裏的灰色鐵物。他想起，十六年前，也會站在江邊眺望，但是那時並沒有想到他的上海的生涯，會有這樣失敗的結局。

阿爾加其也夫把錢包放在胸口的口袋裏，緊貼着心，覺得舒服些。他心裏想道：
——還不算很壞，總算做了些事情。戈林教授案子的失敗，不是我的錯，是由於克特的叛變。……

他真恨克特，他不覺又說起他的老話來：……沒有人，簡直沒有人。

他決定給自己來一次歡送——到飯館子裏吃一頓好飯，主人和客人都是他自己。於是他便獨自在飯館裏自斟自酌地坐了好久。最後，回到自己的房間，留戀着上海，獨自吸着雪茄消磨時間。

第二十七章 同歸於盡

戈羅忘切夫原來躲在門背後的角落裏，當阿爾加其也夫下意識地也躲到門後去的時候，他諷刺地說道：

——你爲什麼這麼害怕？你爲什麼躲到門後來？……

阿爾加其也夫站住，好容易喘過一口氣來。

——你爲什麼在這裏？你怎麼到這裏來的？

我是來要錢的，至於來到這裏，是靠了一把開鑰匙，會的人做起來並不要費很多時間。
——錢不是我已經付給你了嗎？

戈羅忘切夫大笑。

——你真會開玩笑！你是說那『一半』嗎？

阿爾加其也夫豎起眉毛來：

——我們之間沒有什麼賬。……

——我不是來要賬，我是來要賞的！

——要搶嗎？我沒有錢。哪來錢？

——照『黨』內的術語來說，是徵發，不是搶。哪來錢？難道你真不知道錢從哪裏來嗎？

——我不知道，——阿爾加其也夫說完這句說，有些慌張，臉色發白。

——對不住，——戈羅忘切夫說，用手指着菜櫥的破抽屜，——我在這裏等你，等得不

耐煩起來，便打開抽屜，拿了些白蘭地喝。味兒很好，很好。

——你知道，你是做了什麼事情？你是犯了罪，刑事罪……

——哈，哈！據你的意思，綁教授倒是好行爲吧？

——那是爲了黨。

——少說空話吧！我知道這個『黨』。四分之三放進『黨魁』的荷包裏，四分之一分給小

夥計。

——你沒有權說這話！

——沒有權？你這老猴子倒有權……別多說閒話，拿出錢來！

——沒有錢……

——還是那一句話。你從匯豐銀行裏領出來的是什麼？

阿爾加其也夫的心嚇得一怔。他有些動搖了，但是貪慾克服了懦弱。

——我是拿的一筆小款子。黨的錢……

——既然是黨的錢，難道只能由你一個人偷嗎？

阿爾加其也夫沒有抗議，他覺得麻木了。

——你太聰明了，阿爾加其也夫，但是，你也太傻了。傻是因為你看不到別人的聰明。那史特列里、錯夫和你一說話，我便知道，你預備逃避了。既然預備逃避，那末不管黨的或是自己的錢，一定都要捲了去的。現在，可見我猜得不錯。——戈羅忘切夫說完，快樂地搓搓手。在他的眼睛裏跳躍着惡意的、快樂的瞳子。

阿爾加其也夫走到寫字台跟前，兩腿發抖，他不被人覺察地開了抽屜。他的手指觸到白郎甯的冷鋼。

戈羅忘切夫還在那里繼續誇口。

——够了！滾罷！阿爾加其也夫嚴厲而鎮靜地說。

戈羅忘切夫的嘴唇發抖，雖然他的一生頗多經歷，但是手槍對着額骨的樣子，倒從來沒

有學習過。不過很快地他也鎮定了。

——弄糟了，就算弄糟了好啦！

他站起，絲毫不露聲色地說道：

——你不招呼警察嗎？

——快滾！

戈羅忘切夫順從地走向門那裏去。突然一轉身跳到阿爾加其也夫跟前。

槍聲響了一下。阿爾加其也夫的肘子立刻被握在堅強有力的手指裏。手槍從阿爾加其也夫的手裏掉到地板上。

——這樣好一些！戈羅忘切夫透過一口氣，說：——嘿，你這傢伙，連開槍都不會！

萎靡的精神，代替了剛才的興奮，阿爾加其也夫被俘了。他來上海居住許多年，現在第一次埋怨他的住宅太孤獨冷靜，雖然不久他還誇贊過。

——現在，可以拿出錢來了，——戈羅忘切夫命令。

阿爾加其也夫的貪慾比恐怖還有力，他說：

——不給，無論如何不給！

——給不給，那是你的事。

戈羅忘切夫拾起那柄落在地板上的手槍，向這位方才還是他的上司的阿爾加其也夫的太

陽穴裏開了一槍，那人動了一下便軟倒在手裏了。戈羅忘切夫把手一鬆，阿爾加其也夫便倒下去了。

戈羅忘切夫把錢從阿爾加其也夫的胸前拿出來，數了一下，臉上現出滿意：

——一萬二千帶零。老頭子真能幹！

甚至於在他心裏產生對於阿爾加其也夫的尊敬。

——想想看，剛才一文沒有，突然便有一萬二千！

自滿的感覺充滿了這青年的靈魂。他——戈羅忘切夫比老頭子更聰明更狡猾，他一下子便得到別人積聚多年的東西。

戈羅忘切夫把錢在口袋裏放好。一看錶：

——倒零，得等候戒嚴過了再走了……

他彎身到阿爾加其也夫身上，阿爾加其也夫已經不呼吸了。

——老頭子，完了！怎辦呢？

他覺得太感情，神經太亂了。他喝完殘餘的白蘭地，便倒在阿爾加其也夫的床上睡覺，甜夢很快地便找到了他。

他夢見他童年時候所住過的烏克蘭的大草原，騎兵的馬蹄聲，草原上的熱風，吹在臉上

血由阿爾加其也夫的太陽穴裏流出來。血流過了檯脚，分成兩股，一股流到睡着兇手的床跟前。

兩個巡捕在阿爾加其也夫的門前停下。

——好地方。

——應當從外面的樓梯上去。

他們爬上去，房子是空的。他們用手電筒照着。

——沒有人，誰都沒有。白來了，……

——你先別說。

——淡淡的電筒的光亮射在屋角裏。

——什麼凝結的東西？一定是血！

——巡捕中年輕的一個，敲門，一聲，兩聲，發出不滿意的、睡眠含混的聲音：

——誰啊？

——開門。警察。

——房間裏寂然無聲，警察又加緊地敲門，有槍聲發出來回答。子彈打在牆上。

——到下面去。他反正逃不了。這裏只有一個出口。

——警笛在街上亂吹。別地方有另外一個警笛的聲音響應。然後是機器腳踏車的軋軋的聲音。

第二十八章 一筆大捐款

戈林教授用猛烈的動作抬起頭來，夾鼻眼鏡輕輕地掉到地毯上。他自己還沒有發覺眼鏡已經掉了下去。

——你看！——他把報紙遞給史特列里錯夫，——你覺得這個怎樣？阿爾加其也夫，戈羅忘切夫……簡直是幻想小說……

史特列里錯夫掃閱報紙上的展開全頁的標題。

著名社會事業家阿爾加其也夫被殺

兇手戈羅忘切夫拒捕格斃

身上搜出現款一萬二千元

以下是小標題，敘述一小隊巡邏警如何突然破獲這案子。本文裏還印着戈羅忘切夫的照片。阿爾加其也夫的照片，加着粗闊的大黑邊，下面印着：『國外最良戰士之一阿爾加其也夫遺像。』

史特列里錯夫把報紙扔開。

——黑暗的錢，黑暗的鬥爭，罪惡的都市！

克特把他的思想轉到另一方面。

——等一會，史特列里錯夫，我還有一個對於你比較更有意思的消息。

——也是血腥的嗎？

——不是！

克特的嘴唇泛出一個柔和的微笑。她把一封長封套的信遞給史特列里錯夫。他讀道：

——「逕啓者，承賜麥加利銀行支票一紙，計洋五萬三千三百二十七元，捐助敝會，救濟中國戰事受害難民，謹以本會名義，對此鉅筆捐款，深表謝忱，肅此謹致克特女士。中國戰事受害難民救濟會會長蓋書林謹啓。」

史特列里錯夫輕鬆地透過一口氣來。

——這問題確實使我爲難過，但是我要等候你的自決。

——你滿意了吧？

——十分。這比想像的還要好。

戈林教授並沒有注意他們這段對話。他看着一個焦點，夾鼻眼鏡又從他的鼻子上掉下來。

——叔叔，你在想什麼？叔叔，你的眼鏡又掉下來了……

戈林教授用失驚的眼睛注意着史特列里錯夫，他已失去了自己的思想，他把頭搖幌了一

下，才回復了自己的意識。

——討厭的夾鼻眼鏡……不，不，這沒有關係。你問我什麼話了吧？

——是的，叔叔。我問你在想什麼？

——這幾個月來，你遭受了許多變故，你覺得上海這都市怎樣？——戈林教授的眼睛疑
閃地停在侄子的臉上。

史特列里錯夫沉思了一會，似乎總結他的遭遇……

——叔叔，你知道，——他終於說，——這對於你也許是可怕的，但是上海印象的萬花
筒，基本上和我初到上海時第一次所得的印象沒有多大差別。

叔父同意地點點頭。

——是的，是的，漂亮的汽車和破碎的洋車並排在一塊。富人的雪茄煙，够窮人過一個
月的代價……

——不完全是這樣。這些對比由我自己私自想像起來覺得是比較深刻的矛盾。

——你發現什麼更深刻的東西嗎？

——是的！並且這裏的人不懂得這一層。我幾次注意上海與我祖國的差別，我總注意到
這問題……

——你所注意的是什麼問題呢？

——應該注意的問題是「人。」可以把全世界的一切重新分配，可以取得最好的機器和最好的知識，但是假使不把「人」重新改造的話……

——但是蘇維埃人與我們罪人有什麼分別呢？

——真正的蘇維埃人是共同利益的人，公共事業的人。他不把自己和別人隔開，他和他一同工作的人，爲國家，爲人類工作的人都發生關係。……

——你是要說……

——我是說，關於蘇聯的定義，最好用列志納夫斯基（蘇聯大飛行家，政府賜號「蘇聯英雄」——譯者）說的話。

——他怎麼說呢？——克特一直注意地聽着，現在不禁插口問道。

——他說：「我們的祖國是富於愛情的。」這愛就是人與人之間的最高與最真實的相互關係，並且在人與人之間產生與發揚廣大更好的關係。

——我們的祖國是富於愛情的，——戈林教授把這句話一字一字地掂着重量似地說了一

。沉默了一會，然後添加道：

——是的，當然，像這樣的愛情，在上海是找不到的。

——罪惡的都市，我到上海的第一天便這樣稱呼上海的。現在我還可以這樣稱呼它。虛

榮的，貪慾的，獸性的利己主義，把幸福就解釋爲這種利己主義的人，以爲只有金錢能滿足他們慾望的一切，所以爲了金錢，什麼都做得出。阿爾加其也夫的一生便是爲了這個，戈羅忘切夫的行兇也是由於這個……是的，上海——這罪惡的都市！只有改變這裏的人與人的關係，才能剷除這罪惡……

史特列里錯夫像是有許多話要說下去，但是他暫時沉默了。教授用手指在桌上敲着。

——我要給你驚奇一下，——他說，——我們兩人一同到蘇聯去罷。

——我告訴你另外一個意外，我們將是三個人一同到蘇聯去！

解釋了戈林教授的疑問，克特高聲地大笑起來，在這女子的響亮的笑聲裏，顯示着這女子終於瞭解什麼叫做真正的幸福了。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卅四年十月再版
 中華民國卅六年十二月三版

上海——罪惡的都市

SHANGHAI—ZUIODI DUSHI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者 譯者 出版者
 以·韋爾霍格拉特斯基
 什
 讀書出版社

上海 靜安寺路斜橋弄七十二號
 重慶 武庫街一百號
 成都 祠堂街七十二號
 昆明 華山南路九十號
 貴陽 中華南路五十七號
 桂林 桂西路十七號

總經售 光華書店

元

：價實

H.S. 130
A/C 11

112527
L.S.#

